

清流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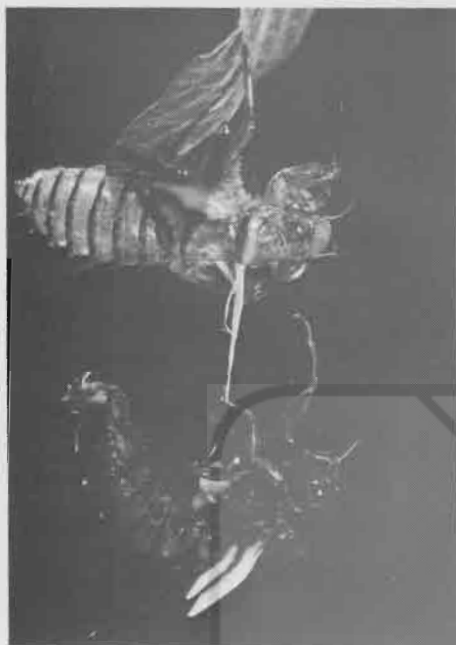
文學亮麗人生



ALIRAN JERNIH • 1-5-1992 • KDN PP194/1/92 • \$2.00

陳永成的

攝影藝術



陳永成是霹靂影藝協會理事，亦是檳城影藝協會及馬來西亞自然之友學會會員。他現任繪測師，平時對於攝影藝術和模型制作有濃厚的興趣，並多次榮獲國際沙龍攝影獎項，亦考取AEPSP文憑。

他熱愛大自然，其攝影作品多以自然景象和生物見稱。他常感嘆自然界日漸遭受破壞，故希望能在之前盡量獵取珍貴及罕見景物之鏡頭，以供收存，作欣賞及資料參考的用途。

濃濃的愛 可化為強勁的力量



*有明

兩年來，我接獲從四面八方文友們寄來的文稿，總會在夜深人靜時認真地閱讀，盡情地享受，內心泛湧陣陣的熱，激動起滿懷的情，於是產生了勇氣，產生了力量。

在很多年前，尊敬的章暈前輩曾對我說過有關推動文藝工作的話，他說：“我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有做好過沒有做！”因此在這兩年裡，我遵行前輩賜予的啓示，大胆地嘗試，“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巴金常對人說：“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祖國和同胞，我有無限的愛，我用作品表達我的這種感情。”這句名言使我深深的領悟到，執筆的文友們都熱心地為《清流》獻出了力量，讀者們都非常地關心《清流》的命運和成長，這都是濃濃的愛，深深的情。就讓這份可貴的熱愛融合於《清流》的生命裡，化為強勁的力量吧！

愿祝《清流》所有的朋友們在新的一年里過得更寫意，過得更更有生氣！

☆注：很多文友們的稿件，正在評閱中，希望諸位能耐性地等待。

· 目錄

· 封面 起舞弄清影/攝影/陳永成作

· 封二 陳永成簡介與其攝影作品

· 編輯手札

濃濃的愛可化為強勁的力量

· 有 明 1

· 評介

漫談《春風夏雨四十年》

面向90年代的馬華

——討論會上的講話

紫夢玲的“非法移民”

憶文藝會——悼黃崖

趁着黃金時代

——談中學生與文藝創作

《新馬文壇人物掃描》編撰題記

· 岳 衡 4

· 田 舟 9

· 伍良之 10

· 子 寧 12

· 甄 供 15

· 馬 崙 20

· 文學廣場

星的隕落

· 韋 暈 23

· 文學語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有 明 25

· 詩

橋與路的爭吵

閃光的一生——悼念金枝芒

無題——贈長沙李元洛先生

秋思（外一首）

寫給波波（組詩）

背影

玫瑰園之夜

· 冰 谷 26

· 謝 民 27

· 秦 林 30

· 鄒永剛 32

· 林 染 34

· 吳明興 38

· 逸 清 39

鳥、樹及其他（文藝批評）

招牌

風和雨

咏竹

回首

- 丘克難 40
- 鄭可達 41
- 一下 41
- 子玄 42
- 木蝶 43

· 小說

循環

華教之夜

名牌布鞋

乾龍

1. 公式與筐筐 2. 平凡與特性

估價單

- 方懷靜 44
- 紫夢鈴 48
- 年紅 50
- 沈洪全 52
- 李龍 54
- 林錦 56

· 散文

隔閡

難忘實兆遠

十五碑行脚

海礁

狩獵

風雨同路

耕耘一季的理想

- 碧枝 57
- 歌者 58
- 明夷 60
- 蔡長久 62
- 施慶和 63
- 莫澤明 67
- 廖宏庄 70

· 繙譯

Surat Kepada Ibunda

寫給母親的信

- 年紅作 73
- 白鸚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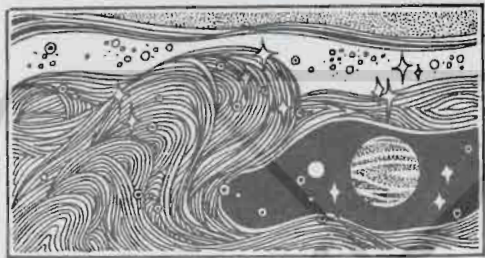
· 封底

淘氣的風箏（童詩）

- 鄧長權

漫談

《春风夏雨四十年》



★岳衡

倪海曙著的《春风夏雨四十年》，是回忆陈望道先生的一本动人的著述，在这本全书只有九十八面的小册子里，倪海曙以朴实浅白的文字，叙述了语文学家陈望道先生的为人品德和治学态度，为研究陈望道生平提供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是一本值得中学师生和爱好语文人士阅读的好书。

陈望道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的法学士，但他回到中国之后却“弃法从文”，研究起语文学和修辞学来。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一部二十万言的《修辞学发凡》，做的是扛鼎的大部头工作。这部《修辞学发凡》，对初学语文的人，或是负责指导写作的老师很有裨益。

当年，一位中国政要曾对陈望道说：

“陈先生，我最近读了你的《修辞学发凡》，很好。听说你在研究语文，希望研究下去，目前许多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

政要的这一番话，给他很大的鼓舞。除了研究语法修辞之外，他也大力推广大众语和汉语拼音运动，一九五七年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便是在他的主持和策划之下修订完成的。他一生反抗过很多东西；但是，从来不反抗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文学从深奥古文到浅白口语，从繁体字到简体字，从方块体到汉语拼音，他认为这都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 最好的語文教員

倪海曙说：

“陈望道先生是个最好的语文教员，什么文章送给他改，他都不拒绝……先生看稿，改文章，很像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老大夫看病，真是认真细致啊！先生改了文章，我去取的时候，他一般都要讲一讲原稿的优缺点和修改的理由，这在他叫做商量。他似乎很喜欢欧阳修说的那句话：练习作文有三多，看多、作多、商量多……”

像陈先生这样仔细推敲，“千改不厌”的好教师，实在难找，记得五十年代，我国还有不少华文老师半夜三更在煤油灯下批改作文，用那蘸了红墨水的毛笔，一笔一画地详细批阅，而且还写了不少的评语，给予学生极大的鼓励；然而，到了今天，又有多少华文老师在青灯黄卷之下细心批改，诲人不倦呢？先欣赏一部电视名片或是录影带吧，作文簿还是留到明天带进班上草草批阅算了！这类偷工减料的教师，看到陈先生那种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不知道心里会感到惭愧吗？

陈先生不但给别人改文章，也给自己改文章，倪海曙说：

“先生的文章写好后，总要有

放一个时期，反复细看，反复商量，反复修改，才拿出来，慎重极了。他不但在文字上，而且在思想深度上，在说服力上，要求很高。”

看看时下港台一些所谓“才思敏捷”的多产作家，一天要赶写好几个专栏，只顾完稿交差，管它有没有内涵？别说反复细阅修改，就连重看一遍的功夫也可省掉，而每天所写的大多是胡诌乱吹、低级趣味的陈腔滥调，甚至连他一天放几个臭屁，也写在专栏里与读者共闻，这类看钱份上的写稿匠，跟陈先生相比，可要羞愧到无地自容呢！

陈望道先生毕生从事语文学术研究，一向抱着“只要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他都能安贫乐道，甘之如饴。有一个时期，他的夫人蔡葵女士想编个刊物来增加点收入（在当时的中国，编刊物是可以赚点钱的），可是，陈先生不肯，他不同意为了金钱而编刊物和写文章，这种高风亮节，也是文人少有。

关于陈先生的学术研究，倪海曙说：

“先生做研究工作的特点，有“三新”和“三勤”，“三新”是立场、观点、方法的新；而“三勤”

则是搜集材料、做笔记、思考的勤。”

不错，在搜集材料方面，陈先生不但常到旧书摊去寻孤本，而且还常到废品店翻烂纸堆，希望能找到各种的原始资料。至于他做笔记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把一本好好的书拆开了，再把笔记穿插入书中各章、各节、各页上，然后再装订与切齐，这样一来，这本附加笔记的书，便比原书厚了一倍多，这就是为什么朋友们觉得奇怪，大家同样的一本书，他的那本却比别本厚得那么呢？

现在的人看书，哪里还有几个“书虫”要做笔记？一本书能够从头到尾看完，已经是不错了，有些人买了新书，只是翻翻几页，走马看花地约略一看便算数，何必去咬文嚼字呢？更有些人连翻也懒得翻，整套簇新的百科全书，是为了附庸风雅，而不是为了好学求知啊！

☆ 嚴寒抱病探門生

倪海曙对老师非常尊重，他说：“先生生前也批评我，我从不答辩，先生有时觉得不忍。问：是不是言重了？我说：不重，即使八十岁，在你面前也是个学生。”

当倪海曙五十六岁那年，陈望道已经是八十四岁的高龄了。有一回，倪从北京到上海去探望陈老师，他这么写道：

“先生住的房子，用的家具，不但有些旧，也有些破了，衬托着他那风烛残年的老病之身，使我禁不住有凄凉之感……吃饭时，由陈振新同志照顾父亲，给他拣菜，饭后我替先生擦了嘴，我的眼泪又几乎忍不住了……”

彼此都是一大把年纪了，做弟子的看到恩师那副龙钟老态，残弱之身，怎能不感到黯然心酸呢？

两个多月后，陈望道先生却冒着严寒，由他儿子陪同，抱病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四届人大，还说星期天要到宿舍来看他的学生倪海曙，倪说不行，天气太冷，还是自己去宾馆看老师，可是，陈老师却怎么也不同意，坚持一定要自己来，原来他老人家自忖在世时日无多，无论如何总要再多探望这位得意门生一趟啊！

☆ 修辭學家喜樸實

有人以为，陈先生是研究修辞学的，他的文章一定是辞藻优美，才情纵横的吧？事实却大谬不然，

由于他的细心和严谨，而又提倡大众语文，因此，他的文章和书信，都是质朴浅白；一点也不灿烂绚丽，这正如一个优秀的导演，未必是个卖座的影星，而一个著名的教练，也未必是个出色的球员哩！他的起居室经常挂着一幅弘一法师写的条幅，那看起来歪歪斜斜，十足像个一年级小学生写的四个大字，许多人看了都莫名其妙奥妙，不晓得好在那里？有一回，陈先生看到倪海曙在望着那四个字发愣，也打破了这个闷葫芦，对他说：

“弘一法师的字，本来写得极美，后来摆脱浮华，归真返璞，就写成这个样子了！”

陈先生不仅喜欢质朴，而他自己也就是一个质朴的人。倪海曙这样描写陈先生的性格：

“先生不是交际家，也不是演说家，他是个不会应酬，不会讲客气话，不会讨好别人的人，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可是有时未免太直了一点，容易得罪人或引起误会。先生对人其实是很厚道的，他分析人总是很全面，背后经常称赞这个，称赞那个。讲人家的优点，包括学术思想跟他不同或对立的人；但是，他称赞过的人，十之八九都不知道他曾经称赞过他们。”

这是一种方正耿直的性格，既不懂得“人情世故”，更不会做到“面面俱圆”，这种人在社会上经常是会吃亏的；但却又无损于他那高尚的品格。许多人都喜欢当面赞扬人家，而又背后批评别人，陈先生则适得其反，只在背后颂扬别人的优点，却在那个人面前指出他的缺陷，希望他能加以纠正，然而，这种近乎“谏友”的作风，又有几个朋友能够坦然接受呢？因此，有些不了解他的人，便说他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 三句不離本行

不过，有时候陈先生的确也有点不近人情的地方，且听倪海曙叙述他当年新婚时所遇到的趣事吧！

当陈先生知道了倪的婚期，便约了这对学生新人，在结婚的前一天到他家去吃晚饭，还特别邀请胡愈之和吴文祺两位前辈作陪，使到倪海曙感到坐立不安，他说：

“这顿饭吃得我非常紧张，因为席上先生向胡愈老提出，要把我调回上海，说话火气很大，使我为难极了，尽管他跟胡愈老是老朋友，可是这终究是请吃饭，不是开谈判啊！”

当时，陈望道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需要倪海曙回来主持“复旦研究室”的工作，便要求胡愈老把正在北京筹办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倪海曙调回上海来，陈望老因为责任感太重，连在宴请学生新婚的饭局上，也谈判起公事来，未免是“不得其所哉”！

这还不要紧，更要命的是，当学生结婚当天，陈先生依然老兴不浅，又发生了一件趣事。原来倪海曙的婚礼很简单，只请少数几位老师和朋友吃一顿饭，席开两桌，便算是请喜酒啦！且看倪海曙下面一段的叙写吧：

“第二天我结婚吃饭，也吃得十分特别，从头到底，先生都谈文法，大家也跟着谈，不像吃什么酒，倒像开座谈会。我正襟危坐，默默听着，与其说在做新郎，不如说在上课。胡愈老几次想把话头岔开去，都不成功。这顿饭可以称做文法午餐会，很别致。我的小妹也在座，后来常常提起这件事来，跟我开玩笑……”

哈哈！这位研究语法和文学改革的老师，连学生的婚礼酒席也不放过，听不到“饮胜”祝贺之声，却要大家洗耳恭听他老人家针对语文问题侃侃而谈，真是“一生醉心

语法，三句不离本行”啊！你说有趣不有趣？近不近人情？

☆ 流水知音師生情

陈先生还有一个老习惯，凡是朋友，学生有什么著作出版，他都要亲自到书店去买两本，一本自用一本送人，表示祝贺，可是作者本人几乎都不知道，这又是一种“施惠不望报”的特点。如果《清流》读者们都能摹仿这种习惯，每期多买几本《清流》送给不曾看过的人，或者是填上《清流》订阅单，便会把这本刊物送到远方的朋友手上，多么省时又多么方便啊！

陈望道先生去世已经十四年了，今年是他的《修辞学发凡》出版六十周年纪念，能够读到他的得意门生倪海曙写的回忆著述：《春风夏雨四十年》，实在感到非常高兴。倪海曙一生把陈望老当作是“恩师和慈父”，而陈望老却把倪海曙视为“门生兼战友”，可见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之情，忘年之谊，真可媲美士林典范、流水知音啊！



面向90年代的馬華文學

——討論會上的講話



★田舟

80年代结束，90年代伊始的马华文学最显著的一项发展是中马文学交流。

自我国政府宣布对中国的访问解禁以还，中马两国文学界的交流，日益频密。这对促进两国文学界的联系有深远的影响，也对促进我国的文学风气有极大的帮助。

马华文学与中华文化源自同一体系，都是渊远流长的黄河流域文化的果实；而马华文学更是由中国五、四运动汹涌的浪涛带动下的一个余波，深受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今天，中马文学的交流，可以看作是一脉远离主流多年的支流，重新与主流汇合的情况相比；不过，这支流已不再是当年的那条支流。它已有它自己的流姿，有它自己的山光水色。

在过去，我们曾有过的交流经验是：总以为别人比我们好，由于自卑心理作祟，本地姜不辣。交流的结果变成只有引进，更糟的是别人引进欧美的所谓流派，我们引进了别人的二手货，一切照搬不误。

交流的目的无非是互相观摩、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而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文学气候与土壤，也一定有它特定的文学产品。这些才是国家、民族珍贵的文学宝藏。

无可讳言，马华文学的素质是有待提升的，不过，要是有人说马华文学都是不入流的货色，那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在提升马华文学素质的同时，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更是我们应该承继与遵循的，马华文学之所以能在我国扎根成长，发扬光大，这与它走的现实主义路线是有密切关系的。

通过中马文学交流的带动，马华文学在90年代，不论在作品素质方面的提升，或对马华文学地位的肯定，都有它积极的意义与作用。

紫梦羚的“非法移民”



★伍良之

紫梦羚的短篇小说“非法移民”（吡叻文艺见25·11·91南洋商报），乍看起来是很戏剧化，但当我们看到在现实里所发生的，就会引触我们深一层的思考。

非法移民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生，导致了很大的震荡；他们给我们的劳工市场提供了人力，他们里面的一小撮为非作歹的也给我们的社会制造犯罪事件。

“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存在决定意识；既然有这样的方便之门，跃跃欲试之心一起，便进而“身体力行”，有利可图，又不是怎样麻烦，点与点，线与线，一经打通，便可长驱直进。沿海的与内陆的，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联系，这样的无本生意，便在半明半暗里进行了。做运输的，做代理的，做保证人的，要找人做工的，当然还有隐藏不露脸，使这种交易畅行无阻的，见者有份，大家都乐陶陶！廉价劳工、犯罪事件便连在一起，终于引起议论纷纷了，有人斥难，有人借题发挥；当然为了安置人心，有时也虚张声势，这里搜查一下，那里拘捕一下，这里严密监视一下，那里把他们一船一船的引渡出境；但归根究底，问题是没有解决，……。本地人有的身受其害的，一谈起非法移民，便咬牙切齿；有的身受其益的，当然是默声不响，……。这是不是就是“人性论”里的人性丑恶一面？

我们看见廉价劳工的输入，我们也看到犯罪事件的增加，这已经是习

以为常。见惯不怪了。做为一个作家的紫梦龄，他比别人敏感，他别具慧眼。从另一个角度去写非法移民，当然那只不过是一鳞半爪，不过却予读者开拓了非法移民的另一面。赫马旺、姆加帝，这两个循规蹈矩的非法移民。他们已开始意识到本身被剥削。赫马旺被“安排在峇拉煎（小虾）船上工作，落魄到连一张床位都没有，有时睡在船舱里，有时睡在鱼寮的破凳上，连一只狗都不如。每天都是海呀船呀，又脏又臭。做足一“流水”才两百元，……。紫梦龄给我们揭露了在沿海廉价市场工作的非法外国移民的情况，从他们的工作情况，引申出他们被剥削的非人生活，可是，当他们被顾主用暴力对待后，他们也可向保护者投诉，保护者是他们代理人。也是按月向他们收保护费的人，这种保护者真的是“吃人钱财，为人消灾”，当然就会出头为他们主持“公道”。紫梦龄笔下抽丝剥茧的把这篇“非法移民”的故事有层次的呈现在读者眼底。

这篇“非法移民”也使我们惊觉有“阿贵”这样的人。他表面是正义凛然为非法移民主持公道，骨子里却是像山蛭似的吸血鬼，过着不劳而获的舒服日子。他输送非法

移民时是代理人，他向非法移民收保护费时却是保护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什么人格自尊都荡然无存。他借助黑社会势力，气焰嚣张，俨然是个土霸王，他为所欲为似乎没有人奈何得了他。这样的一种人能够在这法治的社会里存在，而且捞得风生水起，紫梦龄写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不是够含蓄了，但含蓄尽管含蓄，却会引起读者的思考，这也是紫梦龄写这篇小说成功的地方。

晨 27 · 11 · 91



憶文藝會

——悼黃崖



★子寧

“黃崖因心脏病发作，在曼谷逝世”，这个消息使我感到惊愕，也不相信是事实；但这确是登在报上的新闻。大马文坛一颗巨星陨落了。

自五年前知道他去美国检查身体並顺道到加拿大旅游后，就一直没有和他再见面；偶而在报上读到他的报导文章，还以为他到北美工作了；原来他回来后就一直住在曼谷。

记得六十年代初，他刚到吉隆坡主持“蕉风月刊”的编辑时，正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汉，不论谈吐举止，都给人巨大的吸引力和好感。他主编“蕉风”几年间，“蕉风”不但在内容上有大的改变，同时也培养了不少年青写作者，如张寒、何乃健、梅淑贞、淡莹、王润华等。那时期的蕉风，也是我最喜欢看的文艺刊物。

由於主编“蕉风”和“学生周报”使黄崖在本地很快就联络上本国的许多文化界著名人仕，通过大家的交换意见，黄崖认为有必要推广马华文艺和提拔新一代的写作人才，於是在中马、南马和北马举行了多次的文艺讲座和训练班，使到一批有文艺兴趣的青年学子能有机会聚首一堂，接受前辈的文学知识和写作经验，给我们这些在写作中摸索的学子，引导出一条平坦的大道，使到大家在这坦途牵手欢唱和前进。

自从一九六五年，笔者参加“蕉风文艺训练班”后，就和一批住在怡保附近的文艺朋友时常聚会，讨论文艺作品和交换心得。黄崖知道了这件

事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同时答允利用“蕉风怡保办事处”作为聚会地点，这地方就在怡保玫瑰园三号，他也常常抽空到这里为我们解答写作疑难以及举办文艺专题讨论会；不但加强我们对文艺的兴趣，也吸引了更多的年青人参与写作活动。可惜，在几个月后，使我们感到突然的一件事就是由於经济拮据，“蕉风”要关掉怡保办事处。如此一来，我们一班文友聚会的地点就成了问题。幸好黄崖提议我们可以申请注册一个文艺团体，不但可以有地点聚会，同时可以公开的举办活动，推广文艺，提倡文风。经过几次的集会讨论，终于通过成立“吡叻文艺研究会”筹委会，拟订章程，申请注册。值得强调的是，每次集会，黄崖都从首都抽空前来列席，提供宝贵意见。我想若非如此，“吡叻文艺研究会”恐怕亦会“胎死腹中”。

在文艺研究会进行申请注册的时期，我们暂借深斋中学作为联络地点；但是各位文友都怀念在玫瑰园的一段美好日子；“玫瑰园”壁报以及在讨论文艺作品时争辩得“面红耳赤”以及吸引吭高歌时的欢乐情趣。

很幸运的，“吡叻文艺研究会

”在一九六八年中获得社团注册官批准。於是租赁怡保拿督路廿一号为会所，並选出第一届理事会，在徐持庆的领导下展开一系列文艺活动。与“吡叻文艺研究会”几乎同时成立的就是“南马文艺研究会”。

根据笔者所知，黄崖先生的心愿就是希望成立南马、中马、北马三个文艺团体 共同推广文艺活动从而振兴马华文坛，而吡叻却是附属于北马文艺研究会的一份子；但是由於人事关系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结果中马和北马的文艺团体都无法注册成立。

自从吡叻文艺研究会成立后，黄崖由於工作关系与我们的联络也逐渐少了。七十年代，黄崖脱离“友联”，独自创办“星报出版社”，就更少时间和我们见面了。不过每次他路过怡保，都在朱昌云的怡芳茶室和我们见面，商谈非常投机，有时聊至午夜始分手。

吡叻文艺研究会的第三本周年纪念特刊也是由黄崖的星报出版社承印的。在吡叻文艺研究会几本特刊中，这本是最美观及内容最丰富的一本。

吡叻文艺研究会成立迄今已廿二年了，其间经历了几许沧桑及人

事上的变动，不过仍能贯彻其宗旨，不停的举办创作比赛和文艺讲座以及其他文化活动，为丰富马华文艺及为提高马来西亚文化水准而努力。

最后笔者谨祝吡叻文艺研究会永远存在，为培育马华文坛新秀而努力，也希望黄崖先生的文艺精神永远闪烁在大马文坛。

(注：作者为吡叻文艺研究会前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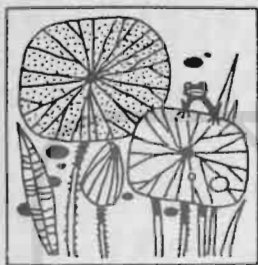


林明山景

崔冰摄

趁着黄金时代

——談中學生與文藝創作



★甄供

今天的演讲，所引用的例子，都是波中同学投给《中学生·奔流版》的文章，一共是三篇：一、周美琼同学的《我的秀丽的家乡》，二、刘丽芳同学的《妈妈的眼泪》，三、石玉花同学的《不平凡的一天》等。既然是作为例子，那么，我就会谈到这三篇作品的优点、缺点或者是不足之处。我希望这三位同学不要介意。

一、周美琼的《我的秀丽的家乡》，发表在《中学生》月刊“奔流”版上。这篇文章，它的优点在哪里呢？我认为她写得切题——写出了家乡的“我的”和“秀丽的”这两个方面，譬如作者提到她的家乡出了一位著名人物叶亚来，她的故乡是美丽的——山明水秀。其次就是文笔流畅和活泼。

然而，这篇作品也有一些缺点和不足。我以为作者想写出自己的家乡的“秀丽”，是意识到了，可惜就是写得不够具体，流于平面，缺乏主次轻重的分别。

要是作者在下笔之前，能够略为调整一下，效果相信会更好，那就是紧扣住“家乡”的主要特征，写得具体一些和细致一些，其余的可以略为带过或者完全不要去写，这样，就会使作品更具有特色。作者告诉我们，她的家乡出了一位著名人物——叶亚来，可惜只是一提便带过去了。你想，

作者的家乡诞生了这样著名的人物，这地方上必然流传着他的事迹，或者还保留了一些遗址，可供人们去反思的。假使作者花一些笔墨去铺述，就会使这篇作品增添色彩，切合了题目《我的秀丽的家乡》中“我的”这方面了。还有，要写出家乡山水的秀美，作者可以抓住著名的、具有特征的一山一水来写。因为这样写，就可以显出自己的家乡的山和水，与别的地方的山山水水有所区别了。

二、刘丽芳同学的《妈妈的眼泪》，内容是描叙妈妈到外地工作，很少回家，由婆婆代为管教。但是，弟弟却学坏了一一他平日不勤奋读书，偷妈妈的钱去乱花，后来还偷了婆婆的戒指，拿去典当，拿这些钱来赌博或到电子游戏中心去鬼混。妈妈回来，知道真相，便训责弟弟一通。作者写妈妈骂了弟弟之后，“……眼眸里随即掉下了一颗泪珠，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流泪。她是多么的伤心，妈妈的这颗泪珠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这一段话，写得很感人。可惜的是，通篇的写法都是平铺直叙，缺乏波澜。本篇的优点是：文句通顺；作者有一定的表达能力，但却没有发挥出来。

我认为作者应该在妈妈“这颗泪珠”上大做文章才对，因为妈妈的流泪是一个很动人的情景，同时也感动了作者。可惜的是，作者只是记叙几句话，便轻轻地把它放过去了。我想，刘丽芳同学应该把重点移到写“这颗泪珠”，并从“这颗泪珠”引发到妈妈离家到外地工作的苦辛和无奈，然后才叙写弟弟的变坏，以及妈妈教诲他时的内心变化，等等。

三、石玉花同学的《不平凡的一天》，写的是同学们考试成绩不佳，老师发成绩单时，心情难过，流泪了。他处罚了一些成绩较差的同学，并在班上做了一番训话。这是很平常的题材，但作者却发现了“不平凡”的一面。在写法上，作者善于运用联想，把老师脸色的凝重、同学们心情的不安与课堂外的风雨、梁上的鸟叫联系起来写，很是别致。这是作者的特点和优点。虽然作者发现了这种“不平凡”的现象，但却没有很好的把握，从这方面去引发开去，把作品写得更好，而是平铺直叙的报导了这事件的经过而已。我以为，如果作者抓住老师和同学们在“不平凡”的一刻，彼此心灵上的激荡，并从这方面着手，那么效果就会更好。

同学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出现一些缺点、不足或者是某些偏差，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因为同学们尚年轻，看问题不能深入透彻的了解，不够全面，有时会流于片面，或者会把主次颠倒过来，等等。另一个原因是，同学们的艺术养分不够丰厚，所以，作品的素质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应有的水平。

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呢？有的。首先，同学们在下笔之前，对所描写的事物观察细致一些、深刻一些，并设法找出事物的特征。譬如你写故乡，那么这个地方的自然山水和风土人情有什么特征；你要写一位爱护学生的老师，就需要找出他与一般老师不同之处——教学的特点、与同学们之间的关系，等等，而这一切都是曾经感动过作者的。不要只是从外表去写，应该从他的生活、言行之中，发现出特点，然后努力表现出来。其次，就是同学们在下笔之前，需要进行多角度的构思，然后选择你认为最好的角度来下笔。

那么，怎样的角度才算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呢？我以为首先要考虑的是最能感动你的事物，引发你要动笔的欲望，那么，从这个角度

出发，就有可能把作品写得好。因为写文章或文艺创作，都是以感情去打动别人，如果外界的事物无法感动你，而你却冒冒然去动笔，勉强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是无法感动别人的。譬如写故乡的秀美或怀念故乡，你可以从你所看到的晚霞入手，也可以从归巢的鸟群联想开去，当然也可以从名人的遗迹或传说（如果有的话）这方面下笔。接下来的问题，是考虑你这种写法是不是有助于主题和中心思想的表达，文气的开拓等等，假如是肯定的话，这个角度就是好，反之就是不好。第三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考虑一下你所选择的角度是不是你已经过构思而得来的，不是别人已经采用过的，那么，所凝成的作品就会新颖和别致。

写的时候，还应该注意主次之分，轻重的区别，更要懂得放和收。这一切都是为主题而服务的。假定你以《我的秀丽的家乡》为题的话，那么你笔下的家乡，就不能跟周美琼同学的相似，你写的必须是你自己家乡的特点，以及与别处不同的风土人情。即使你与周美琼同学是同乡，写同样的题材，也应该有所不同，因为两个人所闻所见所思，

不可能一模一样。譬如你要以《母亲的眼泪》为题，你的重点在于写出你的母亲为何会掉泪，不是写别人的母亲的眼泪。还有，就是要考虑到全篇的均匀和比重的问题。一篇文章或作品，“头重脚轻”好不好？“头轻脚重”好不好呢？或者头脚都轻，只有中间部分臃肿不堪，你说好不好呢？当然都是不好。所以，写的时候，哪些部分应该放开来写的时候，就应该放开来写；应该写得简略的就要简略；该结束时就得赶快收拢，不要再唠唠叨叨下去了。

写好了之后，最好是不要急于发表。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感情炽热的时候所写出来的作品，写的时候，可能是感情推动着你去完成它，当然好处是感情真挚，但坏处却是把一些杂质也带了下来。为了作品的精纯，我建议同学们在作品完成之后，不要立即发表，最好是把它搁下来，得空时拿出来，看看哪些部分需要增删或改写。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头脑冷静了，会发现自己作品中的缺点或不足。只有这样认真对待写作，你才能确保作品素质的精纯。

3.

同学们想提高写作水平，就需要多借鉴，多吸取养分。因此，读书问题就有必要提出来谈一谈了。应该怎样的读书，才能取得成效呢？我认为应从精读和略读这两个方面着手。我的所谓精读，是指找一两本与你目前写作有所裨助的书籍，如文体和写法的介绍或赏析作品的书籍来认真阅读。近年来中国出版社出版很多这一类的书籍，只要到书局去，随时都会找到的。打个比喻，如果你现在是学习写散文，那么有关散文文体、创作方法、技巧之类介绍的著作，就必须设法找来看看。特别是有关赏析名篇的书籍，更应该多看，认真学习。这样，才能使你的认识加深，从观摩之中，吸收到养分，进而改正缺点，提高你的写作的水平。这类的书籍，当你看第一遍时，可能未必看得懂，但是你要有信心，结合你的创作实际，耐心和细致地多看几遍，你就会有所得益了。譬如董总出版的《轻轻松松学作文》，《赶路的细雨》和《葛尼道的风》等，都是好书；前者告诉你写作的秘诀，后者除了同学们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名家佳作的赏析，对于你的写作，是有

很大的裨助。

另一种是略读。我的所谓略读，指的是有空闲的时候，找一些知识性的书籍，随意翻翻，读的时候，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段落来读；不喜欢的话，可以跳过去，读另一些篇章。或者你在写作时，需要参考的资料或书籍，也可以采用这种读法。譬如周美琼同学写她的家乡时，因为这也是叶亚来的故乡，需要提一提这位人物，就有必要找叶亚来的记载或传记来翻翻。上述这种读书方法，前者是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后者是为了某篇创作的需要，不必强记，只要知道一个梗概便够了。

要想在创作有成绩，是需要给自己一点压力。提到压力，同学们可能会联想到功课压力已经很大，还要再加压力，岂不是负荷不了吗？我的意见是：要懂得怎样鞭策自己，充分利用时间，不断地写出一些作品来。因为，任何一个人，某个阶段写出一两篇好文章来是不难的，但是要保证日后能写出好作品来，不善于安排时间，是无法达致的。再过不久，就是放假了。喜欢写作的同学有没有想到在假期中完成一些作品呢？我想，如果拟定一个计划，切合自己的条件，不要开空头支票，也不要拟定自己都没有把握完成的计划，那么只要求自己在假期中写出两三篇作品来，我看这不是难事。而我的所谓给自己的压力，指的就是这些。平日，同学们如果不是适逢大考小考，是不是可以订出一个小小的计划来从事写作呢？

古人说良师益友，是人生中最可宝贵的因素。喜欢写作的同学们，除了读书之外，还应该多多与同好的同学交往，互相切磋，互相勉励。还有，你们波中学校有一位作家的老师，他就是刘钦洲老师（笔名是春山），他写诗、写散文，出版了好几本文集。同学们在课余之暇，应该多多向刘老师请教。

人们常称中学时期，是人生中的黄金时代。是的，同学们正是处在这个黄金时代里，只要善于把握，善于学习，要写出好的作品来，是可以预期的，成绩更是无可限量的。

(1991年10月19日，深夜)

(自注：本文是根据十月廿一日笔者在波得申中华中学讲座会上的讲稿整理而成的。)

《新馬文壇人物掃描》

編撰題記



★馬崙

- (1) 編撰本書，目的是提供比較真實可靠的資料，可成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讀者和文學藝術工作者使用的工具書，提高一般讀者的文學興趣；並透過對過去 165 年來新馬文壇人物的生平敘述，而介紹當地華文文藝界的风貌。
- (2) 簡介在新馬文化活動之壇扮演過角色的大小人物，尤着重表揚其文學才能曾受普遍的稱頌，而為文學史所載者，藉以推動世界華文文學的深入發展。為苦心創作、文業彪炳、名重當時的文藝工作者記述他們的生平事略，進而編印專集出版，當能垂諸久遠，讓下一代承繼前人的寫作精神，启发後人的文藝功能。
- (3) 從被簡介的多達 3,183 位的大大小小的華文文壇人物的生平事迹中，讀者多少可瞥見現代的、當代的新馬新、舊文學發生的背景、古典文學朝向現代文學的轉變、新文學的性質、範圍和發展線索，以及新的文學世紀的序幕。
- (4) 本書所收录的文壇人物生平資料，或可供多項用途。包括：(一) 國內友族文藝的交流、了解及研究等；(二) 國外文藝的交流、互訪、交誼及探研等；

(三)各种文学讲座、研讨会、文学交流会等主讲人或主持人的生平介绍等；和(四)新马文学史、文学大系、选集、作家传记、学校教科书课文的选材等的介绍及编号等。

(5)自开始有较多移民南来的十九世纪初叶，新马华文写作界人士，一路来风雨道途，曲折坎坷。本书的简介约自1825年，迄于当今1990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经历了165年的发生与推展的历史过程。

(6)凡在近代、现代及当代的新马文学史上某一时期有过影响的写作人、词人和在当地的报社创办人、文艺编辑、报人、记者、通讯员、学人、文史家，乃至在戏剧界、艺术界及书画界有一定表现，且能握笔为文的文化界人士，均在收录之列。

(7)本书所简介的文坛人物，尤侧重于搞新文学的作家与写作人，如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报告文学、文艺理论、民间文艺、翻译等方面有卓著成绩者。唯在五四运动以前，擅长旧文学写作的南来新马的中国文人，仍为记述的对象。

(8)本书蒐集范围，限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南来新马的一小部分中国文人学者及作家。在内文的名字或笔名前面有☐号者，表示是新加坡人；有▣号者，表示是马来西亚人；而☆号者，则表示未明其国籍身分，或中国文人、文学家及归侨作家等。

(9)在新加坡独立(1965年8月9日)之前，新加坡与马来亚或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合而为一，并称为“马华文学”。本书中所简介的新华作家或写作人，要是他早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已开始从事文艺活动者，亦称为马华作家或者马华写作人，唯尽量在介绍文学中列明他目前的国籍。

(10)本书所简介的人物编排，是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为准；同一姓氏或名字之内，先列单名，后列双名，其编列次第，仍以汉语音序排列。

(11)本书所叙时间或年份，概以公元为准。

(12)条目编写，主要是依据其本人，或亲属友侪，或作家协会及文艺研究会，和其它组织所提供的材料，以及已发表的小传文章；同时，尽量参考各家文学史与有关研究资料，力求史实准确可靠，作更翔实的记载。

(13)在本书进行编纂之前，曾特呈函恳请有关作家或写作人鼎力相助——提供小传资料，包括原名、通用名、曾用名、笔名、字号、性别、祖籍、出生地、出生日期（年月日）、经历（包括学历、职历及文历）、现居现职或工作单位、何时开始发表作品、写作的活跃年份、作品集（书名和文体类别）、作品的主要艺术风格、文坛反响和所参与的文艺活动等，务求广泛收罗，以利参考。

(14)所选刊登的半身照片，绝大部分是作家或写作人本身提供的，已故者多由其亲友转赠遗照；有相当数量是取自特刊杂志或采摭自旧报，也有不少是编著者拍摄下来的。

(15)本书所收集的资料依次排列几近齐备之后，从1988年5月14日起下笔写作，直到1990年7月9日全部完稿，书中所述的“现今”“目前”及“目下”，该是指这两、三年间而言。唯修订和补写的工作直至1991年1月15日才结束。

请函购《新马文坛人物扫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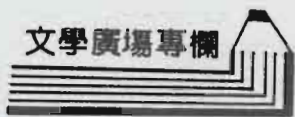
（每本40元包括邮费）

邮购处：KU MIA KUN 邱名崑

52, Jln. Emas 12, Tmn. Sri Skudai,

81300 Skudai, Johor, W. Malaysia.

Tel:07-568432



星的隕落

★韋暈

不久之前，我收到陈秋舫（史汀）一封来信，说及战前中国南来的两个对马华文学极有影响，而文学观点差距极大的华侨作家（金丁与吴天）之一的吴天的死，有这么的一段：

“吴先生已在1989年病逝。他是老一辈的马华华文作家，曾在星洲日报，总汇报等等编过副刊，回到中国后一直从事戏剧工作，1984年之后当电影导演，后调珠江制片厂，导演过一些影片。80年代中期还写过小说“缢丝女”（长篇），因家庭婚姻问题不顺利，文革之后精神分裂，后来病状（？）有好转，但时好时坏，……前年冬因病逝世，实在可惜。”

在这之前，吴天在抗战初期，在新加坡和丁倩在一起搞文艺创作和戏剧。东亚战事发生前，他们先后回到上海去。东亚战争结束，丁倩复员南，转换了工作岗位，到半岛首府担任一间中学校长时，跟我时有往还，那时丁倩虽然仍旧爱好文艺，却为了工作上的变换，早把文学创作放弃，不过由于对文艺嗜好太深，不时还跑跑书店，也偶尔替一个编文艺副刊的朋友“跨刀”，用“葛蒙”等笔名写些战前或抗战期间的文艺随笔一类的小品，极受读者欢迎，其中有一则提到在抗战期间，他和吴天夫妇及李健吾等人在孤岛的战时生活。胜利以后，吴天在上海搞了间戏剧学院，丁倩就为他编了一个“剧”周刊。丁倩南归后，自然就不知道谁做了“剧”周刊的接



班人。抑或“剧”这个周刊从此“寿终正寝”。还不止此，由於丁倩一离开上海，就跟吴天等人断绝了音讯。在南洋定居下来的丁倩，只从传言知道，吴天不久也离开了战火边缘的上海。较后又说吴天的太太钱莉莱死了，甚至传说吴天本人也故世了。这些道听途说，也在丁倩的笔尖吐露出来，使到过去跟吴天一起在新、马搞戏剧的朋友朱绪等人都为这个天才戏剧家叹息。

丁倩这则有关吴天去世的文学刊出不久。有次在一间书局碰到丁倩，他告诉我吴天去世的消息是误传。我俩彼此大笑一阵，心想，时逢丧乱，一个人的生与死，在信息难通的时代，传说矛盾，自古已然，“海外东波”的故事，只博人们轩渠而已。虽然如此，但吴天的确实消息，一直无法获得证实，直到不久前，陈秋舫的报导，才知道吴天已於两年前提在广州去世，而丁倩在此间“息劳归主”也差不多同时，真算得是“异地相逢应一笑，海外频催东坡传”。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有明

在我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几乎无时不面对学生的问题，只要一走进教室，一定会有学生走到我的跟前作小报告或是投诉某某破坏了公物，某某又说了粗话，某某和某某曾经相骂或相打。若是遇上较严重的事故，我还得做临时法官，一个一个详细地审问。

为了学生的品德，我对学生的训导特别认真。平日除了讲述有益身心和具有教育价值的故事给他们听，还时时注意他们的言行和纠正他们的种种错误，希望他们懂得如何养成良好的习惯。

小学生是非常善忘的，对应要学习的良好习惯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只要老师的管教稍为放松，他们便又调皮作怪了。

故此，我不得不常常提醒学生注意言行，看看是否正当，是否有害人损己的不良行为。为了加强学生的纪律，我会在黑板写上这些小学生应要遵守的语录，如：

开口前，先想一想这话该不该说。

动手前，先想一想这事该不该做。

叮嘱小学生诵读以上语录的同时，自己在家中教育儿女，亦是依方泡制。而自己本身也会时时警惕着，凡事都会再三的反省反思，盼望自身不会行差踏错，那么，这一生中的遗憾事件必会大大的减少。

年轻时血气方刚，容易冲动，造次行事而撞下的大小祸事可谓不少。

如今阅历深了得过的教训多了。对人对事就会用脑去作深一层的思考。结果，错误和苦恼也跟着减少了。

总之，凡事要深思。每做一件事，都先想想，会不会伤他人。其实，为他人设想，就等于为自己设想。这就是待人处事的妙方。劝君要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时时能做到不伤害他人的利益，那么您活在这世上，就不会遇到什么阻力。别人因为您的通情达理而快乐，您则因为别人的尊重而无往不利。



橋與路的

爭吵

★冰谷

桥对路说
我是衔接大地的总枢纽
路对桥说
所有的轮子与鞋印由我传到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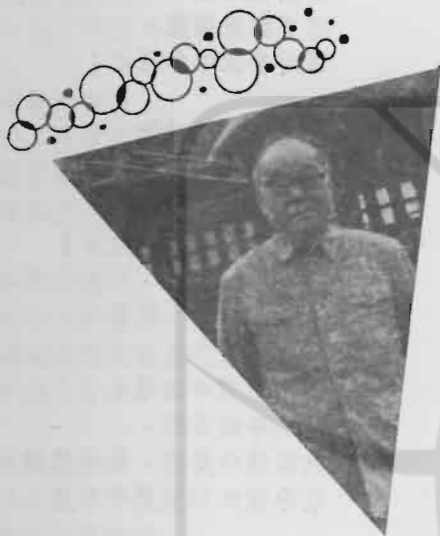
其实
桥与路都是
国家大地江河的交通管道

黄皮肤的一家说
城市的巍峨是我们用血汗砌成的
棕皮肤的一家说
要不是我们种植稻粒人人都挨饿

其实
这也是桥与路的争吵
一家若是桥 另一家
便是路

閃光的一生

——悼念金枝芒



★謝民

少小离乡，求学淞沪，
身在上海，眼观神州大地；
“左联”的煦煦阳光，
使您决心献身文艺。

您当风华正茂之年，
带着江南的秀气，
和吴越的豪情，
来到这赤道之邦。

在流水潺潺的近打河畔，
您与矿工们一家亲。
您为教学工作费尽心，
满园桃李交相辉映。

扶桑匪盗犯神州，
龙的传人齐奋起，
您参加了斗争行列，

以文艺为武器。

当日寇的铁蹄，
践踏祖国土地，
您率领民众开荒种植，
在鲜明的旗帜下，誓死抗敌！

战后时期，
您把民族独立事业牢记，
批判侨民文艺，
高举马华文艺独特性大旗。

您投身马华文艺事业，
自己身体力行，
并呼吁马华青年，
要紧紧拥抱祖国大地。

那时我一度徬徨，
恍惚中听到您的呼唤，
我从沉醉中猛醒，
惊觉身负的重担。

您有鲁迅的傲骨，
对强暴毫不畏惧；
您象鲁迅一样披后进，
教导文艺青年孜孜不息。

烽火燎原平地起，
您投笔从戎，
含笑告别妻儿，

汇合集体，奔向前方。

炮声轰轰响，
硝烟正迷漫，
您更挺直胸膛，
面对着饥饿和死亡！

您心中充满激情，
编辑《烽火》丛刊，
歌颂彭亨河的怒吼，
和大汉山的巍然屹立！

X X

X X

当我们有幸相遇，
您已年越古稀，
然而精神矍铄，说话风趣，
教导我如何使用手中笔。

由于长年劳积，
您有心脏病，
一次心肌梗塞，
几乎迫使您停止呼吸。

身体稍稍复元，
您又振作精神，
散步、爬山，
与死神作顽强的对抗！

坚持笔耕，

创作长篇小说，
偷闲拉拉二胡，
奏一曲《告别马来亚》。

那深情的弦音，
奏出了茂密的胶林。
奏出了起伏的锡山。
随着乐声，我跌入了怀乡的梦境。

几乎已经遗忘，
提起子女和老伴，
您满刻皱纹的圆脸微微一笑，
心中饱含多少辛酸？

虽然远离家乡，
您并不孤单，
四处有新朋故雨，
身边还有无数伙伴。

一身褪色的蓝布衫，
一双粗布的黑色鞋，
您磨过多少瓦砾，
吟过多少诗章。

诗芳山的月圆夜静，
听一声干咳，
透过窗。
只见您室内灯光更明。

当您听说华友卧病，

您执意千里远行，
去支援他与病魔搏斗，
把友情注入他的生命！

由于长途跋涉，
您劳累过度，
回到住处，扑倒在床，
谁想到，却从此长眠不起。

啊，敬爱的金老，
您为马华文学事业鞠躬尽瘁，
您的高大形象，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如今，祖国的文坛艺苑，
万紫千红，
我们誓将沿着您的脚印，
继续迈步向前！

4/1988草
9/1991修改



无题

——贈長沙李元洛先生



★秦林（新加坡）

在北上长沙的列车上
夜间飘着的不是雪花
而是您朗诵洛夫的诗句
比雪花更令人心弦轻拨

在去杭州的铁道两旁
我看见青峦迤迤，河水湍奔
完全没有中立地带
就像我对您默默的思念

我就是这样一个多情人
对长沙，对常德
对南岳，对湘西
对岳麓山洞庭湖汨罗江都一往情深

遥想桃花源的一棵白杨
是您吟诗的风采
飞鸟扑扑寻来

还带来了深深的乡愁

您曾说：

酒是黄昏时归乡的小路

我说吃了湖南青辣椒

让咱们都忘了那个迷惘的岁月

将它钉死在铁轨上

碾过庄周的梦，李义山的梦

一轮残阳仓皇逃到山后不断喘气

吐出缕缕炊烟，在灯火阑珊处消失

此情可待成追忆

追忆是美丽的金陵十二钗

追忆是淳朴的武陵人

追忆是沈从文先生的蝴蝶

蝴蝶是感伤的散文

蝴蝶是凄美的诗

蝴蝶是百年孤寂来生情缘

被我一针一线缝进掌心

要说的话如水决堤

且让杭州的苏堤和白堤暂搁一下

今世的柳浪闻莺

不过是苍茫的湖南大雪

（写于去杭州夜车上）

秋思 (外一首)



★ 鄧永岡 (中國)

动了春心的女子
所有感官都会变成爱情故事
你从树上可以看出许多事情
就连树梢的每次摇晃
都在表达某种情绪
特别是秋天，雨也心事重重

人开始臃肿树却开始消瘦
日子不同便不能重提旧事
不能秋行夏令
夏日屏裙怎么也不会

让秋风潇洒起来
却使秋意更深，使你更凉
倒是那些忙於秋织的母亲
很让你羡慕甚至愿意做她们的孩子

通过日渐憔悴的树叶
你想起远方十月的土地
和正在失去名字的河
不知乡亲们是否备足了越冬的粮食
和烧旺炉火的木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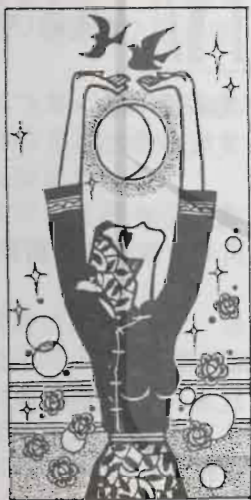
鸟巢正在暴露给光天化日
和用不著瞄准的枪口
那些用树叶揩绿的鸟嘴
就要吐出鲜红的血来
你真希望它们再不要把家安在树上

落叶掩埋著脚印和草
你感到一种正在丰厚而沈重的诗意
不知那个留连於夏天的女子
能否读懂你的诗

90.9.29 於武汉

爐火

心疼我僵硬的手
和寒风中树叶般颤抖的身子
甚至看见我体内
将要冻结的血液与诗情
炉火恨不得探出手来抚我
恨不得揽我入怀
它将我当成这个季节
最可爱或最后的生命
见潺潺血流已使我满面红润
炉火便以欢跃的姿势
嘲笑窗台上的冰雪



炉火为冬天而存在
就像冬天为炉火而存在一样
炉火与我依伴整个冬天
而不只有炉火能创造热情
常融化冬天的炉火
披满积鹿寂寞於某个角落
我会忧伤地想起
苍老的母亲和远方的情人

90·11·24於武汉

☆作者简介：

邹永刚，男，27岁，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职於武汉钢铁公司党校，85年开始在国内及海外诸刊发表诗作。

寫給波波（組詩）

1981年我到酒泉



★林染(中國)

城市的入口处是白杨林
我下了汽车
没一个人注意到我
黄昏宁静地降临于绿洲

漫长的沙漠、戈壁之旅
沙丘的金字塔们
象荒凉与壮观的诗
我如一只上下飞腾的鸟
历经大漠昼景的意象群
现在我接近了我的床

我抓紧时间入睡了
风刮了一夜
深夜我久久凝视窗外
树木在淡蓝的月光里摇动
我回到床上
想起我在几时的风雨夜中的听觉

朦胧中我感到一种
异乎寻常的安然之感

黎明时我步出房子
现在的街景与昨晚截然两样

沙尘飞扬
看不见任何景物
沙尘中过来一个男孩儿
衣衫不整，赤着脚
不知欲去何处
孩子面向我笑着
那笑容有一种自然的天真美

我返回房间
再一次入梦

1990·2·20

遥想黑河

砾石路沿河的左岸延伸
但看不到河中的水流
尚未开花的红柳们
仅仅那淡绿色的叶子
就很引人了
渐渐，道路没入了沙漠

两只飞鸟，象两颗黑色的小星
悬浮在宽阔的河床上
雪山融冰的时节
想来河水是浩大的
不过河比人孤独

我闭着眼睛
想看清河水找到爱情的地方
无边的静寂中
我听到我的生命
在同我耳语
时间的荒野
绿洲只在河流自身
水草冷冽的气息，升起
我逃避的一些花朵
谁也认不出我了

1989·12·6



懷念 荊棘開花的日子



鐮刀探進水里
任何有魔力的手
不能抹去水中的實揚
收割在如期進行

懷念荊棘開花的日子
一片青翠的綠色
撫慰我飢渴的額頭
不知在什麼地方
一顆早熟的果子落下來
在那邊。在這里
人們使勁聞着
沒有找到的果子
透露着草莓和玫瑰的香氣
在這里
在那邊

離尋找着的腳

很近很近

鐮刀探入水里
感覺到家鄉的親切

我是在六月找回家鄉的
人們緊握牧草
喀喀地碰響着鐮刀
夕陽一瀉無余地流在圓形草堆上
我想到了奶香味的搖籃
我閉上眼睛
体味着莊重的自豪

鐮刀探進水里
鐮刀和季節相互刈割
鐮刀割破手指的時候
我垂下了頭
發出無聲的嘆息

1990.2.27

在八月

骑着自行车
在城外的绿洲飞驰
一边还大呼小叫的
因为我发现一种
红红的乌斯不达尔野草
觉得呼喊这美丽的名字
就满身快乐的韵律



祁连山来的雪水
在白杨林清清地流
渠边是星星点点的嫩黄
很好看的野菊花
我编的花冠
戴在我的新娘头上
她占据着自行车后座
扬一束茕茕草穗
赶着我让再快些飞
这时我想起我的贪吃的鸽子
乘着田人不注意的时候
就手手下一棒玉米
还摘了一把豆角
八月又大又圆的月亮
就这样升起了

1988.8.20酒泉

(中国甘肃省酒泉市《阳关》编辑部林染)

背影



* 吳明興（台灣）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曹孟德——

群松站在门口
久久的思索
远去又来相聚的候鸟
为何会这样喜欢漂泊

纷纷的纷纷的绽放
一朵又一朵一团又一团
一簇簇的台湾牡丹*
似乎已经不再理会
含恨谢落的西洋杜鹃**

灰得几乎透明的天空
知道形神离散的白云黑云
终必后会有期的吧

否则怎么一无惆怅
一无诡幻的情伤
即使是淡淡的迷惘

只有你的背影
象一缕水雾
散入栖霞红氤氲的山谷
或许临夜将有一场雨
一场疾疾敲叩门扉的劲雨
以更进一杯的消息
唱遍阳关万里

注* “台湾牡丹”即 *Barthea formosana Hyata*

** “西洋杜鹃”即 *Rhododendron imsii hybridum*
PIAM

玫瑰園 之夜



★逸清

今夜，久违的一群，
相聚在玫瑰園
谈诗、赏画、又追思
这里虽没玫瑰的芳香
却有友谊的温馨

纯洁的友情
该始於这块文艺之芭
虽发已略白 体态已显龙钟
廿年的青春依旧

遐想时光的倒流
像昔日，以一股冲劲
在美丽的山城
沉醉在文艺活动

当午夜已过
书香的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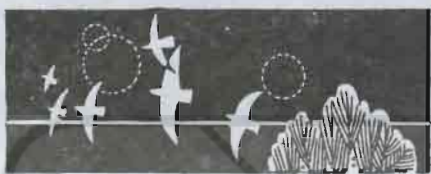
喝着浓茶，饮着醇酒
陶醉在昔日的荒唐
我们的闹声
还是那么悦耳动听

朋友，欢笑里
还是对文艺那么痴迷
这种享受
又是几人能领略？

今夜又会有几个？
我愿再来
把历史重温
熟悉的名字
记忆里的温情
久久繁衍在我心底

(附：追忆与一班旧友欢聚在怡保叔权家重温廿年前推动文艺活动之琐事，是为念。一九九一、三月、十九日)

鸟、树及其他（文艺批评）



★丘克難

(一)

把一切啼声和噪音等同
云雀、乌鸦岂不失去比重
鸟飞靠的是双翅
有翅膀肯定能飞上高空？

自认花果无比硕大甜香
难忍修剪驳种时

被削叶砍枝？

那就让它横生在这一角
沉迷于昨日的蜂飞蝶舞

(二)

是树一定要挺拔成材
何惧于雨打风动！
想改写匍匐的历史
劲草就不该胆怯垂首

(2 3 - 1 0 - 9 0)

(三)

说起来十分滑稽可笑
园圃里偏有如此花木
病态、虫蛀、水土流失
却不准园丁剪枝，除虫，填土

招牌

* 鄭可達

1.

一行臃肿的蟹行文字下的几个汉字
瘦骨嶙峋
小心翼翼地
低声倾诉
一些时空的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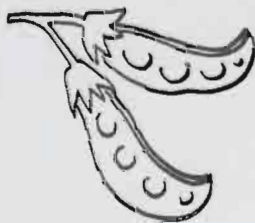
2

抓紧呵
每一点每一撇每一横每一钩
头上一排特大号的A B C.....
正大步向我们走来
不怀好意地

◎ 童詩 ◎

风和雨

风和雨呀好斗气
吵吵闹闹当游戏
害得爸爸的豌豆花
无辜落了一地



★一下

咏竹

★子玄

笋

迎着雨后的旭日
慢慢的一节一节
挺升

焕发通体的绿
怀着坦荡荡的胸襟
迎风迈步
拍拍地打着节拍起舞

傲立溪边深林里
也不惧压顶暴雨
天生那副骨节
就是不肯折腰忍辱低头

两袖清风
不染一丝媚俗的容颜
只有那浩傲的绿
卓然而洒脱



回首



*木蝶

我把万般柔情
藏在心中
时时翻阅

总以为
经得起岁月
一次又一次的翻阅

然而最后
是不是有不得不收藏起来的时刻
是谁说的：

生命里最不舍的那一页
藏得总是最深

循环

★方懷靜

该感谢老何，指示他一个新门径。如今捎来“已有消息，请来详叙”的回音，使那颗被灰烬覆盖了冰冷的心，又暖和起来，燃点起新希望。

可是，那丝希望，总是飘飘荡荡在浮浮动动的心潮上，会不会又像前几次：所谓的消息即是“还找不到”的一句短话？

他在颠颠簸簸的车子里，愈加惶惶不安。

儿啊！你究竟在哪里？

早上，妻子在厨房转进转出，默默地准备早饭。他多希望她那张抿紧的嘴，能像以往他临出门前一般。唠唠叨叨他带足雄儿的全部资料 and 文件。

她为什么不再四处串门子，找邻居亲友托旅居在当地的熟人在台湾询求警刑援助了：何时开始，她不再翻箱倒篋：“这张照片最好看，拿去给发叔寄去给他儿子在台湾刊登寻人启事吧！”她彻夜不眠，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征求当地电台，通过广播，空中寻儿的热忱呢？

他挪动一下坐势，哎唷这身老骨头，要不是乘远途巴士南下都门，几时有闲暇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那些油棕，可可，芒果，树树草草怎会给他功夫暖席。

和土地结的这段因缘，不知是良缘抑孽缘。油棕价最好的时候，他向哈森伯租了九依格地，东筹西凑地把树苗栽下，用汗水浇大了树苗，可是那橙红色的果实才开始在树梢探出一点苗头，油棕籽的价格却每况愈下。

路是人走出来的，可可的需求量高，前景极乐观，老迈的金顺伯借给他五亩地，他起早搭黑地栽下了满园的希望，结果，播出来的竟然又是那支老歌。

他不服自己老是落在良机之后，这回他要急起直追。东寻西觅终于找到即将去沙阿南享儿孙福的慕沙伯，租了几依格地，兴致勃勃地把最优良的芒果品种，埋进土地怀里。

阿雄中学开始就跟着他在绿色的土地上打转了。SPM落第后，甚至全神投身其中：摘可可、砍油棕、喷药、施肥、捉害虫，汗洒满园。可是，满眼苍翠和起伏的土地，终究牵引不动年轻的心。他一心向往海阔天空——男儿志在四方嘛。

父母的劝阻抵不过友辈的鼓动，终于在他母亲的泪眼中背起行囊，振翅飞向自己的天空。

工作嘛，在祖国、在家乡的炎阳下，光光明明的到处皆是，为何偏要躲在别人屋檐的阴影下偷偷摸摸？真不明白。

在店里当妻的帮手的依娜不同，她在家乡实在找不到工作，为了靠劳力来养活自己和成群的弟妹，逼不得已才从印尼的小乡村冒命乘风破浪而来。

我们的青年志气高，野心大，



大家纷纷往钱币大的地方跳飞机，把老叟和妇孺丢给大片的土地，搞到劳工短缺，工作找人，布条四处张挂。消息一传开，偷渡客更是潮水般涌来。

依娜还介绍两名同乡给他。他们像依娜一样勤奋，同他在绿野间打转久了，手脚比他还轻快！渐渐的，他不再用“偷渡者”那种怪怪的眼光和心理窥探和测度他们了。相反地，他把他们当做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和生活上的好伙伴了。

在烈日下，看着晶莹的汗珠缀满他们黝亮的肌肤，他不禁想起雄儿：他在别人的地方也如此辛苦地挥汗吗？他的老板体恤员工吗？

雄儿在家是个不多话的孩子，寄回来的短笺也只有寥寥数字，只说他在电子厂工作。哦，那边是黄

皮肤的天下。自己人一定不会刻薄自己人的。

可能雄儿的生活平淡无奇，觉得没有什么好报告，因此懒得写信回来，是他和老妻太紧张了吧！

接待他的陈先生查明资料，神色凝重：“李来顺先生，关于你儿子李世雄……”他顿了顿，仿佛在寻找措辞：“已经不在了。”

他不知自己如何离开那幢大厦。不可能！阿雄从小胆小如鼠，老实又忠厚，怎么敢去打劫呢？绝对不可能！他摇摇头，老泪泉涌。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阿雄不但劫了财，又劫色，还把入奸杀了！这是人干的事吗？他气愤得心脏都快炸开了。我阿顺怎么会养这种儿子？才去台湾两年多，竟然变得连禽兽都不如！活该你给黑社会宰了，不然回到我面前，我也不会说你！——可是，阿雄啊，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呀？是台湾的米吃坏了人么？可是人家春伯的财仔不是规规矩矩吗？工作虽苦，但是人家顶天立地，做个光明磊落的人啊！我不是常跟你说：生活苦一点，钱少赚一些没关系，最重要是于心无愧呀！

他一路盘算，如何把这切齿又痛心的噩耗告诉妻子。妻子一定承受不住的。唉！

抵家时，已是万家灯火。

小杂货店沉浸在黑夜中，屋里的人都到哪儿了？推开虚掩的大门，他心里纳罕，出去了也不锁门。

他摸索着按亮了电灯，屋里的景象着实吓坏人：架子上的货物扑倒满地；钱柜旁的两把椅子，东翻西倒；放钱的抽屉翻伏地上——是打劫！他的心杀时紧缩起来。

妻子呢？“兰！兰！”女儿呢？“阿珠！阿珠！”

他拔腿往后厅奔去。骇！妻子倒在房门口的血泊中！他冲过去把她半个身子抱起来：“兰！兰！”

在他的摇撼中，她微微睁开了眼，好不容易才弄清楚是他：“雄……回……回来……”

他百感交集，忽然又记起刚升上中学的女儿：“阿珠呢？”

“阿……珠……珠”她的泪水潸潸下，几乎昏厥过去：“快……送去……医……院……”

往房内一望，骇！房里天翻地覆般凌乱，女儿紧捉住染红鲜血的床单，赤裸裸地倒在地上。

放下妻子，他像一头黑豹似的扑过去抱起女儿：“阿珠！阿珠！”他急急地拍打她糊满血渍的脸颊，可是那脸蛋儿已经僵冷了。他探探她的鼻息，没有了。他俯听她的心

跳，静止了；而心窝上刺目的红血尚未凝结。

一声惨噪，他发狂地奔回妻子身旁：“是谁干的？谁？”

“……好……像……印……印尼……仔……雄呢……叫……回……回来……来……”

阿雄？在混乱的思绪中，慢慢地，他有条理地把阿雄捧进眼前这场惨变中：印尼仔奸杀了他妻女，中午陈先生交给他的剪报中，赫然刺痛他眼睛的“偷渡华侨，打劫民宅，奸杀少妇”新闻标题和阿雄那张妻子最满意的近照，恍恍惚惚，荡荡漾漾在妻子和女儿的血泊中！

30-11-91
重修于池龙



華教之夜

* 紫夢琤

今年的气候有点反常，冬至过后，竟还雨多晴少，冷风频吹，豪雨连绵。

此刻，华人大会堂内桌无虚席，一片暖洋洋。台下高挂的白底红字——华教之夜，更令大家精神振奋，热血沸腾。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必与天地共存，与日月争辉！”

会堂内掌声不绝，会堂外雷声轰轰。

“我们正气浩然，热爱母语。让我们心连心，手牵手，誓把华教发扬光大。不管路途有多遥远，有多艰难，我们一定要把子女送进华校，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

会堂外电光闪闪，会堂内镁光不绝。

高山先生越说越有劲。说而优则唱，他硬充内行，涨红了脸，引吭高歌。来自全州各角落的华教人士受到感染，纷纷站立，鼓掌齐唱。

“华文不会亡……华文不会亡……”歌声响彻云霄，许久都听不见雷声。

全场逾两千名宾客，唯有一位中年华妇无动于衷，木然坐在贵宾席上。在这群情激昂的场面中，显得异常刺眼。幸好高山先生正沉醉在忘我的境界中，根本没觉察到这扫兴的一幕。

一位来宾双眼闪动着泪影。“太伟大了！太动人了。”



“他的表演真的太精彩了！”华妇突然语惊四座。她的声浪虽不大，但却清晰无比，令很多人的视线都投射到她身上。

她指着步下台阶的高山先生：“他的家离中华学校只三、五步，他却‘死死’都要把所有的孩子们——听清楚！所有的三男两女送去十条石（英里）远的学校读ABC，大家劝死他都不听，比石头还要硬！”

有人极度不满的抛来一句：“高先生到处唱‘华文不会亡’，是华教斗士，你千万不要‘乱住’讲，‘乱住’讲人要吃咖喱饭的呀！”

华妇加重语气，似乎痛心疾首。“他的每——一个——孩——子，连自己的华文名都不会写。唉！”

高山先生阔步向她走过来。大家见形势大大不妙，立刻正襟危坐。有人脸色苍白的劝她识时务，以免祸从口出，自作孽不可活啊！

台上华乐高奏名曲！十面埋伏！，夜色更浓更深了。

高山先生把右手搭在华妇肩上，挂上‘他乡遇故知’式欢欣雀跃的笑脸，对在桌陌生的华教人士说道：“天气太冷了，各位远道而来，应该多喝几杯黑的！今晚大家不醉不归。哈哈，自古唯有‘醉’者留其名，多喝几杯黑的！”

他正想转身走开，突然若有所悟，拱手作揖。“我很忙，必须跟大人物同桌，不能陪你们饮胜。有劳你们陪我的老婆大人多聊几句。失陪失陪！”



微型小說

名牌布鞋

★年紅

走出了超级市场，脑袋里泛起了许多个问号，心情实在难平静下来。

“一双布制的鞋子，值多少钱？”

“爸爸，你是答应了？”

“我还以为你要什么电子游戏机哩！你该知道，爸爸是个菜农，一个月——”

汽车的响笛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这么粗心，人行道不是亮着红灯吗？儿子提着超级市场赠送的塑胶袋，用胜利的眼光望着我。

“求学时代，布鞋一双，顶多也只卖三，四块钱。”

“那是什么时代？爸爸说的是吃蕃薯叶的日子吗？”

“韩战，你懂吗？橡胶价最好的时代，白布胶底鞋也只卖两块钱！”

“爸爸不是说，那时候看一场电影是两毛半？现在四块钱一张票啦，还不准带儿童。”

“但是——”

后面的行人挤了过来，抬头一看，原来绿灯亮了。儿子又蹦又跳地，到了巴士站。我只觉得太阳酷热，晒得我的头有点儿晕。……

“什么？你说错了没有？”

“先生，你如果老花眼，请戴上眼镜，看个清楚。”

“这个不只是一面旗？当年称天下第一的，今天却给人贴在布鞋上。”

“爸爸，你一定要买！是你说的。班上考第一，送我一件礼物。”

“你别傻，这又不是正皮纯革，哪要这么多钱！”

“先生，你过时代啦，还是你儿子有眼光，识货！”

“什么货？也不过是一双布鞋呀！”

“布鞋是布鞋，但是，这可不是普通的布鞋。……”

“难道是电动布鞋，或是电子布鞋？”

“不不不！这是名牌布鞋。”

儿子笑咪咪地拉我到车站的候车亭。我还以为他要我坐下歇歇，却没想到他只是要我看看候车亭墙上的广告牌。天！就是这双有一面旗的鞋子，叫我花去了半个月的工资。儿子仍在笑着，还竖起两只大拇指，说了一声“BEST”！

“爸爸，快买下嘛，我朋友那双更贵哩，这双——”

“能减一减价钱吗？”

“先生，能减价的，就不是名牌了！”

“真的是卖二百五十九元九角九分，半分也不减？”

“爸爸，买了我们去吃炸鸡，喝可乐。快嘛快嘛！”

巴士来了，我正抢着要上车，

儿子把我拉住。然后指一指巴士车身画着的大炸鸡。踏上车，他又指一指窗外那幅十几二十尺长的广告牌。牌上那支汽水，有十二三尺高。

这时，我蓦地恍然大悟。于是，连忙把他的双眼遮住。他把我的手挣开，有点儿生气地说：

“你要我闭着眼睛走路吗？不用看也知道那三个广告牌，都是香烟公司赞助的！”



(29-11-91 东甲)



乾龍



* 沈洪全

我这住宅区闹水荒。白天，你拧了水喉也榨不出水滴，只有深夜，或在回教堂早祷前一二小时，也就是凌晨四五点，七时高的水喉才会清流淙淙，水盆里才响着美妙的冷冷水声。

每天夜晚，原本不亮的后巷，自从制水之后，整条后巷都明亮起来，五十间屋子的长巷，把过去的黑暗洗尽，家家在厨房里等水，或从屋前的低水龙等水缓缓流，就是没这份耐性盯着水泄下水盆，往往深恐水突然间断流，水龙头滴水不出。

我的担忧果然出现了，水龙头的水才不断地流，突地断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盯住水龙头，水龙头竟然嘶嘶有声，像吸气的鼻孔，它倒抽了一口长气之后，再也没有声响，我生气地用勺子敲它，它连头也不抖，把关旋的最高，水影也没有，想不到这龙头干了。

我把水龙头开着，又再旋关上，开着，反正没有水会流出，就是流出来了，相信也是丝丝的小水线吧了！

我关了厨房的电灯，准备回房躺下，已经深夜四点了，再不休息，明天瞌睡，对自己的责任感到内疚。

我躺在床上，仔细听，邻家仄古的水喉似乎在流水，因为倒水的声音很响。为什么我家的水龙头没有水出来呢？我闭上眼睛，静静倾听，是的，是流水声，倒水的次数已有许多次，自从我躺下不及半小时，已倒水五六

次。我听着，想不通人家的水龙有水，而我家没有，我颓丧地闭眼躺着，眼里发亮。我看到发亮的龙头滴出了水，脑子里也冒出了一句今早在报上读到的名句：这就是祖先来此的原因。我追想这句话是谁说的，是财长达因说的；华裔勿妒忌他人。是的，我不应该妒忌他人的成果，就是原有的，应该公平得到的自来水被掠夺了也不能妒忌人家的掠夺品，何况我是个佛教徒，更应该以心去看世间一切，宽恕的心是仁慈的，增来的水源或许会流入我家的水龙头，尽管是人家剩余的也好，我的生命还在成长，我家的水龙头还有水流，我还能生活，我家的水龙头也会发毫光，呀，最怕人家的水池满了，跟着就是制水时刻到了。不行，我的水龙头或许有水来了，再大的蛋糕总能沾一点油渍吧！再多的入学额也增加了固打，我今年能入大学吧！有固打真好，那个政党说得好。就像水管一样，有水就会流出每家人的水龙头。

我想到水，即忙翻身下床，跑回屋后的低水龙头处，我以为水盆里必定盛满了水，而我眼里看到的不是水，而是一盆灰蓝的空气。空空的盆，水龙头一滴水也没有，这是怎么一回事。人家亘古有水，我家水龙头没有水，我生气了，我心里浮现了佛书说的；人不应该有贪嗜痴，才能解脱世间的苦。然而，我面对家里的是条干渴的水龙，我回头看那装水的青黄皮旦缸。缸里也没有水，连一勺的食水也没有，明天怎样煮饭，那条缸上的黄龙还在翻身张口，我生气而颓丧，颓然坐在后门阶梯上叹气，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打开屋后篱笆门，走在有冷风的后巷里，想听听看看，到底人家为什么有水声，流水为什么会在他们家里呢？我倾听，从开了的百叶窗看去！呀！我听到抽水机的响声，我看到抽水机。

掠夺者！

我在后巷里狂喊，一直喊，当我蹲下身子喘气时，竟然有一声鸡啼响起了早祷声，强而有力，在黑暗的天空回响，在这灯火通明的后巷回响，我知道，天要亮了，我今天没水食用了。



公式與筐筐

新加坡 李龙

在学代数时，最头痛的是背公式而最有乐趣的是解方程式。尤其是解完一题复杂的方程式而又获得正确的答案，就会有一种释然的微笑。

但是写文章若是引用别人的格式当公式来硬套，则写成的文章未免老套。这样的“作品”，就算是印成铅字，写作者再高兴也不会与自己在捉住灵感后加上“自我”的感受而完成的作品之后，发自内心的欣慰相比拟；读者也不会产生共鸣或被感动。

在创作的“自我”中，把自身的感受，自身的哲学观点，自身的思维状况，溶于景，溶于情，才能使作品有灵，有性，否则就只能是沒有灵魂的“躯体”。

无可否认的，写作人写文章，久而久之，会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模式，但到了一定的层次，就须有所提高，有所突破，才不至于跳不出自己的筐筐。

别人的老套和自己的筐筐是摆在写作人面前的两个障碍，要进步就非加以摒弃不可。

平凡與特性

在念高中时，教高数的叶老师，最喜欢找一些“特例”来做教材，而这些“特例”，便最能引发同学们的兴趣。

我发觉到，进行写作时，若能引用如上面所提到的叶老师的方法，在对题材的寻找，对事务的分析上，点出一般性中的特性，找出一般事务中的特例，以这些特性，特别来写作，这样的作品就会有个性，就有保存的艺术价值。

如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物，但他却是鲁迅把当时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的特点集中起来的人物。使其为平凡中的不平凡。这也就是“阿Q正传”有保存的艺术价值。

抓住特性，就不会流于一般。尤其是写景的文章，最容易流于一般，但若抓住实景的特性，特点，再注入作者的情感，文章才会写得有血有肉，并具有作者的灵魂。



估價單

★林錦(新加坡)

老婆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做了二十多年电器修理的生意，发现近年来工人难请。请了难侍候，斤斤计较，动不动要求加薪，狮子开大口。不加，跳槽去了。

一年，圣诞节已近，生意很旺，工人阿木嫌超时津贴不够，要求加倍。钱老子有，最讨厌人家趁机敲诈，不加。结果他走了。

阿木走了才急，虽然是上货下货，扛扛抬抬的工作，临时去那里找人？庆幸的是，我那个念完初中三的儿子，自告奋勇，说反正假期闲着没事，要来帮忙。你行吗？我从头到脚看他一眼，才发觉他长得比我高大，气力应该有。好吧，就试一试。

他体内毕竟流着老豆血，能够吃苦。挨到圣诞节前夕，收工放假。老爸，酬劳怎么算？问题来了，父子讲钱伤感情。你开一个价吧。他递来一张单子，上面写着：“卡拉OK器材一套，约值二千元”。

我叫他把单子交给母亲，由她去处理。不久，她也开了一张单子给儿子，副本交给我备存。单子上面写着：

1. 纸尿片三十片装三十六盒；

2. 牛奶粉二千克装三百四十罐；

3. 暹罗香米一千二百公斤；

4. 鲜鱼五千条；

5. 肉类六百公斤；

6. 蔬果八百公斤；

7. 鞋袜七十五双；

8. 衣服二百八十套；

9. 其他（医药费、书籍费、学费、杂费、车费、零用钱等等）三万元。

10. 十五年精神负担，无法估价。

单子来往之后，结果如何，我没有过问。接下来几年，每逢学校假期，儿子总是自动到公司帮忙，至到大学毕业为止，再没提起酬劳。

隔閡

★碧枝



黄昏。云没有换上彩装，因大地的暑气虽在，风却转凉了，带着几分袭骨的冷意，云，开始披上层层厚厚的黑大衣。

他在锄草。那贫瘠的土地，是一片连草都患上营养不良的土地。他拾来仅有的两根朽木，淋上火水，擦亮火柴。他挪了茅草盖在柴火上。那些草刚刚被锄下，有的断了根的，也有连着泥块的，都带着伤。

他要的不是草烧成的灰，而是希望能烧出一堆火烧土。于是他不断地把泥块加叠在草堆上，先前的火舌伸不出来了，浓烟也由浓转薄。

她想说什么，但唇动了，又把话咽回。太多的经历，使她体验到，没有效力的话，说了也等於白说！只有任由心去抽泣：没有多一点的空隙，又加上太多的压抑，火会熄去的，会

熄的，会熄的……

他只瞄了她一眼。她知道，他永远都不愿意去了解和研究，怎样才能使那堆火烧燃得红和旺？然后，他才能获得一堆火烧泥，用它种出艳丽的玫瑰。只是在每一次火熄灭之后，习惯性的弓起两道浓眉，像两只对立怒目相视的猫。

她压住欲冲出喉头的话，任由心激烈的抗议、激跳，任由那习惯了眩晕，不断地发生，不断地控制了她的每一个日子，与整个心情。

她早已学会了不流泪。倒是靠海的那一方向，飞涌而来的云，滴滴达达地哭了！那一堆火，只剩下一缕缕的灰烟，在黄昏的雨点下逐渐消沉，消沉……



難忘實兆遠

★ 歌者

1947年秋，与二弟一起随母亲来红土坎会见父亲时，我便深深地爱上实兆远了。

那时，我开始读英文；一批同年小友已等了我三年零八个月；大家一起在永宁小学同渡后半童年。如今大家谈起，除了说不尽的小史外，校内小贩的酱尤鱼、木瓜酸及拉刹等，也很难忘。还有，每天早上，一个老妇提锅沿门卖的炒面，放些辣椒酱，又是另一难忘的美食。

只是那时父亲给的零用钱不多，不能常吃到，至今仍是心有戚戚焉。

不过，父亲当时这样训我们：上学是去读书。我做生意，说到口干才赚多少？以前大伯、二伯和我，每天早上吃了没油炒的冷饭便去上学堂，那有什么零用钱？最多带条炊熟的番薯根仔，便不知有多欢喜了。假日，我们还要去几铺路远的煤炭山挑煤炭卖；总是太阳快下山时才回到家。闲时，还要去拾猪屎狗屎卖。那像你们，吃饱了去读书，还有零用钱，实在太好命了。……

父亲星期二去邦咯收账，就是我的生日。放学吃饭后，到码头绑好毛巾，跳下海载浮载沉，多快活！饿了，与小友一起，到渔船边，向人讨甘梦鱼吃；渴了，路边有大水喉。有时，爬上阿三树去，采那些青的褐的酸阿三果吃，也是一乐。

假期，父亲叫我去邦咯吉灵丸二舅什货店里帮忙“看头看尾”。于是向店里两位大我三几岁的尖头和中权学秤包绑吕等工夫；还学了一手煮淋酸鱼的绝艺呢！

邦咯岛上三镇，邦咯最大，大丸最小。但，那时最具规模的华校“华民鼎新”，却是在大丸呢，而吉灵丸山脚下有间戏院，我曾在那儿看过曹达华的“桃花大侠”。

吉灵丸海边有许多鱼寮。（海岸边插了千百根咸水木材，上铺木板建屋。）向海处则铺桐櫟木材，作晒鱼场和码头，叫做“栏池”。旁有小厕，如高轿。如厕时，下临浅水，可见小鱼来吃“榴梿”，好玩极了。

永宁毕业后，我去钟灵。高一那年，张景良等我来找，一起去吉灵丸梁同学家。

在梁同学的安排下，当天黄昏，我们分乘两艘渔船出海。

我们这艘甘梦渔船有渔民约二十人。前舱上有两只大舢舨，后舱上还有一只小舢舨。

一位渔民告诉我们说：捕甘梦鱼时，天上不可有月亮；海水中的鱼群，才会像水银般看得出。看到鱼群，“航空”便吩咐渔船开“慢车”。然后，他坐了小舢舨去，待看准“鱼头”游的方向，他才回来叫那两只共载一条特长渔网的舢舨，向鱼群包抄过去。

两只舢舨分开后，各各放网，但不可作声。否则，鱼群受惊下沉，便要用海底电灯“打光”，才能使鱼群上浮。

待两只舢舨在海上打个大圆圈合拢后，已把鱼群围住。渔民们合力把网底大绳拉拢，使渔网变成一个大袋；然后，慢慢收小。最后，等大渔船滑过来。靠了大渔船，渔民用大藤筐，两人一起拉，把几百几千斤的甘梦鱼，一筐筐地拉上，倒入舱中。

那晚，我们这艘船下网五次，只三次捕到鱼，听说约有百多两百担（一担一百斤）；难怪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回程时，船桅上高插一面“红旗”庆丰收，人人欢喜。

也是高一那年（1954），我们“实天旅槟”同学七十二人，在颜清文等发动下，一起为南洋大学筹募建校基金。

每个星期日，大家在槟城四方楼旁的三山小学勤练各种歌午话剧、口琴、双簧等节目。假期返乡，又借南华中学排练；加上到处卖票，接洽演出事宜，大家真是忙得不亦乐乎，结果，在吉灵丸及甘文阁两地戏院各演一场！筹得七千余元给南大。

59年，我到居林教书。以后数十年，虽然身在吉打，可是，实兆远的一切，总在脑中。就算间或回去走走，只要过一段时日，仍觉久违。更何况，我的许多长辈（包括父母亲），已长眠在实兆远。将来，我也将如此。

实兆远，我怎能忘得了你呢！

十五碑行脚



★明夷

由于女儿患病在吉隆坡马大医院留医，今年学校年终假期，我大半逗留都门，在十五碑一个亲戚家中歇宿。那陌生的吉隆坡，十五碑倒成了我相当熟悉的区域。

十五碑的英文名称是Brickfield，想来早期这儿应该以制砖业闻名。现在砖厂是没有了，它却因为闹中带静、位置适中和多元种族风味，令我油然而产生喜爱之心！

不是吗，本区的苏丹阿都沙末路、寺庙路和曾亚堂巷等处，绿树成荫，车辆稀少，偶有行人，几疑置身内地的乡镇。那里是熙熙攘攘的都门！

从十五碑到八打灵、巴生路或市区，乘搭德士只需一两元车资，如果懂得坐迷你巴士，五角钱就可

“搞掂”，便宜得很。

印度人多，是十五碑的特色，他们很多是文员或商人，口操流利英语，衣著光鲜，经济力量不弱，和别处口嚼槟榔、喜喝椰花酒醉卧街头的印籍劳工成了强烈的对照。传统的印度茶档面摊，在许多城镇都淘汰殆尽了，在这儿却依然大行其道，以低廉的价钱，为不能在家用餐的人解决三餐。汤比阿都拉路路口，日夜都有三大种族的摊档，任君选择。我晚间路过，两块钱吃一碟炒米粉，价格真大众化。

在十五碑期间，上午我常到那著名的斯里兰卡佛寺念经。该寺建于一八九五年，规模颇大，是南传佛教与受英文源流教育佛教徒的大本营，附设佛学班、幼稚园和佛学图书馆。工程浩大的佛学研究中心正在赶建中。一块巨大的木板上写着：Not to do any evil, To cultivate good不就是中文的“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吗？住持达摩难陀长老，是一位高僧。每一年吉隆坡的卫塞节庆典，就是该寺和佛教总会等联合举办的。每天，都有遭遇不幸或病痛的人，到寺中请法师在佛像前念一段经文，我猜测该是巴利文的“大悲咒”吧！至于

来膜拜的，就更多了。

寺中巨大的佛陀塑像，以及僧人的服装，全是赤露右肩右臂的，和北传派佛寺的密友袈裟大不相同。我们在佛经中，常看到某位佛或菩萨，“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的文句，这是古代印度的礼节。

离佛寺不远，在苏丹阿都沙末路斜坡下，有两间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国民型华文小学，它们共用一座校园，乐圣 (La Salle) 是男校，圣德 (ST. Teresa) 则只收女生。

画家郑浩千主持的中央艺术学院也在十五碑。

Vivekananda 一名，在十五碑相当响亮，有一间国民型中学以此命名，也有以之命名的街道，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会所，就在这一条街。Vivekananda (1863-1902)，华文可译为“辨喜”，是印度罗摩克利斯那教会的创办人，宗教改革家。我有路过“辨喜阿须蓝” (Vivekananda Ashrama)，是一座兴都教教堂，却挂着“私人产业，不准进入”的英文牌子。

Vivekananda 街，幽静得很，像足内地小镇，店铺多为印籍人士经营，其中不少是小型的印务

馆。

歇脚十五碑期间，恰逢佛教界三大盛事，那就是：普佑精舍在中华大会堂举办“药师佛诞消灾赐福七昼夜吉祥法会”，由西藏密宗甘净仁波切上师主持；雪洲琼联青假天后宫举办“孔雀明王护国息灾大法会”，也由西藏密宗创古仁波切上师主持；十五碑佛寺举行一年一度的布施供养法会；人地生疏的我，却全得参与其盛，信是有缘！

每天下午近一时，我从汤比阿都拉路歇宿处，出来乘搭十二号或三十九号迷你巴士去马大医院探看女儿。初时，我仅能凭公积金大厦和巨大的 Shelltox 广告牌为目标下车。一见到广告牌中的健美先生阿都马力诺，便知道目的地到了。

夜晚八、九点，我从医院出来，特意从那幽静的斜坡走去候车亭。十一月，下午和夜晚经常下雨，雨伞是必备之物。雨声淅沥，街灯迷蒙，车辆疾驰，行人寥寥——蛮有诗情画意嘛！

坐守单人病房，在佛寺念经，雨中候车，撑伞予……倒叫我忘却人事纠纷，远离一切是是非非，又没有职务要劳神。隐居市廛，苦中作乐，想来那竟是一段蛮可回味的日子！

(8-12-1991)

海礁



★蔡長久(中國)

任凭狂涛拍打，任凭风雨咬啮，岁月苍老你不苍老，还是那么结实粗犷。

是不是为了读透大海，而溺水千丈？
是不是为了阅尽风云变化，愿沉浸滔滔日夜迎送潮汐，到底得到什么启示？

沉默。

驻足茫茫，躬身搔首，是否在沉吟《离骚》章句？是否在追思屈子灵魂？

哦！你在思忖。

思忖什么？是否思忖你的来历？

是女娲炼石的遗失？

是石猴出生迸飞的坠落？

是地壳断层裂变，被挤出又摔入海……是什么？

问天，天苍苍；问海，海茫茫。就这样孤伶伶地被遗弃于大海里。

难怪你冷眼睥睨大海，难怪你深深陷入严峻的沉思，难怪你的心是冰冷的，难怪你是那么冷漠……不幸塑造了你的个性。

你狷介傲骨，违世独立：不与大海

随波逐流；不任风雨招摇摆布。于是激怒了风浪：大浪叫你低头你不低头；狂风要把你推倒你巍然不动。

你亲眼看到风的残酷浪的暴戾：风撕破了帆，浪吞没了船只……他们制造了沧海万世劫，你是唯一见证人，只是你沉默。

漂来的破船板，浮尸，你把它放在踝弯，傻傻的黑瞳仁汨汨流着悲伤的水珠，心在淌血，你只是冷漠、沉默！可是船人见你却怯怯不敢亲近，惧而远去。

啊，海礁！有谁能理解你？

只有浮沉在茫茫大海里，经过无数次的海难死里逃生，才能深刻的体会；在大风大浪中，唯有你才是最靠得住的朋友。

海鸟在你怀里做窝，与你喃喃呢喃；鱼儿在你底下双双潜游，与你形影不离，啊，海礁！



九〇年十二月十日

◎優秀獎

狩獵

★施慶和

“嘎，嘎，……”，一群鳥自那棵大樹突地飛起，零散得非常有序，飛過我們的天空。我原本寂靜的心湖蕩起了漣漪。斌卻頭也不抬。他那炯炯的目光充滿着自信。他顯然知道有動靜了。

我有些緊張了。

這次真是個難得的机会，竟能讓爸爸點頭允許我和斌來這兒狩獵。

在這山林里，可偏僻得很，也很靜。即使是那麼一點或一滴的聲音都可明顯聽着。這裡到處都長着高高、青青的草，纏纏的藤和樹，不只阻擋了路，也擋了視線。林里樹木很高大，還可聽見汨汨的流水聲。在地勢高處，還可遠眺青山綠水或那一點一點的農家小舍。

這時已近傍晚時分，可聽見許多唧唧的蟲吟和啾啾的鳥啼。我的心也撲撲地回響着。天色陰晦，陽光的余暉發出一絲微弱的光線，穿過重重密葉，貼在我的臉。有些刺眼。斌從他那老練的經驗和敏銳的聽覺，察覺獵物已近，更近了。斌示意我別動。我拭着額上淌下的汗，另一隻手把包袱握得更緊了。瞄了一下手腕上的表，它告訴我已經在這等了兩個時辰了。想想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內，竟一無所獲，眼前就快有收获了，喜悅不禁油然而生。

從密密的綠葉縫中窺見了它，我們的獵物。它青面獠牙，咀邊含着兩根又長又白的牙，兩眼寒光，身上毛茸茸的，是一隻山豬。它似乎在尋找

食物，但却即将成为我们的食物。斌格外轻盈的举起猎枪，瞄准，发射。啊，中了！中了腿罢了。只见斌手中的猎枪在冒烟，而它中枪后迅速地窜进丛林里，不见了，只留一点一滴的血迹。斌一言不发，从那高二丈余的岩石上跃下，举动非常敏捷。我这才如梦初醒缓缓地爬下岩石，顺手牵了包袱一并带走。这一路上只见青草不见路，草即是路，路亦是草。草高一丈余，穿梭其中，使脸上、手上都留下了小小的伤痕，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们顺着那血路走，我并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只会硬跟着走。

过了些时候。我有些儿累了。叫了他一下，他转过来的脸有些红，气喘喘的。他似乎明白我的意思，干脆就一屁股坐下小憩片刻。

“我就不信这趟我会白来！”斌一边喘气，一边气呼呼地说着。忽然他眼神闪过一线喜悦。

“哈！上天一定会保佑我这种不要求太多的人。看那边，一只……不！是两只，另一只更大呢！”斌说着就像闪电般站起，迅速趋向他手指所指之处。我紧跟着。

其实这里常有人来打猎，野兽也很多。地上总可见几包烟盒，或是饮品盒之类，那这儿的动物可不

是要被打完了？那倒也不，野兽也和人一样，它们也能在困境中求生存，感觉也特别好，逃生能力也很强呢！就因为越来越难打，所以最近狩猎者已渐少了，甚至没有，只有斌，是这儿的常客。他的技术还很棒呢！

说实在，我也很同情这些小动物，尤其是那些美丽可爱的。它们总是活在被人追赶的环境里。野味多成为别人的桌上佳肴，这是喜食野味者的最爱。大自然界一切生物，适者生存，在困境中生存下来的才是强者。唉！现实总是残酷的。

这几天天气暗下了。大地有点黯淡。黑暗在侵袭，在吞噬着。时间不多了，待会天色全暗下来，可没得打猎了。

我们追到了猎物，正想毙了它。这家伙可狡猾得很，听见一点声音就溜烟的跑了。留下我们一边叹气，一边诅咒。随后，另一只较大的也逃之夭夭了。

“好小子！我最喜欢跟有智慧的生物打交道。今天没把你拿下我就不姓官。我们追！”斌说着又追了上去。我赶紧跟上。

树阴下有些暗，我有些胆怯。不是别的，我是怕那种不是人的人。也不知踏过多少泥土，经过多少棵



树。我们追了好久。

“砰！砰！”斌开了两枪，想不到他的技术也有差劲的时候。连十几呎的近距离也会射不中。我竟也火了。我冲进侧面的小径，拾上一根粗棒，然后加速前进，尽量超越它们到前面包抄。我想我是成功了。

它们见我这突如其如来的出现，也止了脚步。我故作镇静，内心却毛骨悚然，一片慌乱，毕竟手中只有一根棒罢了，怎敌得它们锋利的爪牙。

斌抓着这个大好机会，赶紧补上一枪，“砰”的一声，一下惨叫，过后又恢复平静。先前脚受伤的那只倒了下去。原本他可将另一只也毙了，但他显然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当它头脑清醒后，就窜进一片满是荆棘的丛林里，这会儿是真的

走了，没得追了。斌抽出长刀砍在他的猎物上。我赶前去帮他忙。它的体积也正好可当我们的晚餐，我还未尝食过野味呢！

这时天色也真的完全暗了下来，苍穹底下吊挂着半边月，林中漆黑一片，我们亮着手电筒，开始收集木材。

当火焰熏得斌的脸一片红冬冬时，山猪已烧得差不多了。我们用树枝树叶搭起一个临时帐营，还用茅草铺了一地，今晚是准备在这儿过夜了。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

斌吃着香喷喷的山猪腿，咧开嘴笑着，一排白白的牙齿在火光下显得特别亮。斌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脸上充满着历尽风霜的神情，生命力在他脸上表露无遗。

“为什么刚才你不连那只也毙了呢？”我充满疑问的问道。

“哦！我们已打了一只，只要填得饱肚子就够了，一个知足的人是不会要求太多的，反正我们两人也吃不完。”

“不过，只需要多一颗子弹就可以得一只，放走岂不可惜吗？”

“不，放走了以后可再猎过，何必在这时赶尽杀绝呢？上天有好生之德。何况再猎一只，吃不完到明天是会腐坏的，岂不更加可惜吗？”斌吃着腿肉，一边慢慢地对我说。

“上天是会照顾那些不要求太多的人，就像我，到目前还未空手而回过。对于大自然的东西，不可以过份的攫取，否则，当有一天，一切东西都被淘尽后，你我何以维生？”他很认真地说道。

我拨了拨火堆，撩起一些零散的火星光。火光在我们眼中燃烧着，而我们心中却是一片的喜悦，咀角也泛起了一丝的笑容。今天虽然辛苦，我想，我会睡得很好。我会再来，也许吧！

这是我第一次狩猎，在拉让江上游。



郭晶晶画

◎優秀獎

風雨同路

* 莫澤明

選擇華文有錯嗎？這是許多人在面對選科時所遇到的難題。

有些人，華文根基不錯，卻不敢選考華文，原因是得不到家長的鼓勵，而且歷來選考華文的学生多不能獲得理想的成績；前人經驗，引以為鑒，使到許多考生退縮不前。至於那些華文根基差的，就更不用說了。

的確，選考華文是要面對許多風風雨雨。在做出抉擇前，我曾為此認真地想過。許多人都說STPM的華文不容易考得好，這將縮小進大學的機會，因為大多數的大專學院不接受華文。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外在因素，而放棄選考華文，倘若我們本身對華文有興趣，並相信自己有能力接受這個挑戰，我想，我們是應該選考華文的。

既然有了決定，就要去實行。於是，我到處尋訪“名師”。在尋找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首先是從朋友口中得知利豐港有一位姓劉的老師，教學生STPM的華文。利豐港離麻坡有七英里遠，交通不便，對有心學華文的学生是很不利的。

無論如何，我決定先到麻坡的馬哈拉尼私人補習中心去碰碰運氣，因為聽說那里也有華文教師。到了那儿，向負責人要了一張表格。填妥後，他要我先回家，等候通知。原來選修華文的人數不足，故此要我在傢等候；人數够了，他會來通知。

誰料直到今日，仍無音訊。當時，我決定先到劉老師那里去補習華文。

刚开始补时，总觉得很不习惯。每次，我都得依赖大伯载我去补习。大伯的车走得不是很快，但总能按时把我送达目的地，他把我放下后即开车离开了。

其实那里不近，要大伯亲自把我载来，我亦于心不安。补习数次后，我决定搭巴士去赴每一场风雨之约。我觉得，一个人不能老是依赖别人。要学习自立，才会成长。何况补习华文是我个人的事。

我把补习华文称为“风雨之约”，因为补习华文不是易事，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心要学华文，却碍于华文根基不好的同学来说。

学华文难，要学好华文更难。所幸，我们从小就接受华文教育，华文基础理应不成问题；如果和那些从小就受英文教育的学生相比较，我们应该算是非常幸运的一群，因为有机会学习自己的母语——华文。可是，非常不幸的，我们之中已经有大部分人，开始不重视自己的母语。

记得吗？小学时老师常要我们学好华文，因为我们是华人，要时时维护我们的根。当时我们只懂得点头称是，可是真正做到的又能有几个呢？于是，许多学生在SRP考试时不敢选考华文，在SPM时

又少去了一些，到了STPM时几乎没人敢于选考华文了。这，是否很可悲呢？

值得安慰的是——还有这么一些人热爱华文，虽然为数不多。当我推门踏进初二B班时，就有二十多双眼朝我看来——各方风雨都汇集一堂了。

第一天上课，老师教的是诗词赏析。老师很认真地教学，学生们很专心地听讲，学习气氛良好。我想，倘若每个华人子弟都能像他们这般地学习母语，相信华文将会发扬光大、源远流长。然而，生活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就难免要向现实低头。许多人不肯认真认真地学习华文，因为华文在本地的用途不广。相比之下，能讲得出一口流利的英文或国文似乎更容易觅得高职。

由于学习气氛良好，第一天上课已经使我获益匪浅了。原来，我们可以从古人的诗句中，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时而凄苦悲凉，时而豁达乐观，却都是出自作者内在的真诚。

然而，最不可探测的辄是人心。许多人，口口声声“热爱华文”、“维护母语；而最常把子女送到英校就读的，却总是他们。

上完课，出了校门，还有一段颇长的路要走。先是过马路，然后往来时的路向走去。脚下的黄土向前伸延，漫漫长长，看似遥远，总是会有尽头的，如果它的颜色换了，我们的中华文化会褪色吗？

那得看我们如何去珍惜与掌握我们的华文。

要珍惜学习华文的机会呵。

一个失了根的民族，是不能在广漠的寰宇中巍然独存的。

在利丰港补习华文不久，凌慧、普敏和任秀也来了——赴风雨之约。

在询及何以会选考华文，她们的答案几乎都一样：为了兴趣。

我对她们投以敬佩的目光——世上有多少人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理想，而做出无尽的努力及伟大的牺牲？她们才是真正拥有自己啊。

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面对更多的风雨，但却无悔。毕竟都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风大雨大，总会有人踏着风雨，赶来与我们会合。

风雨全路，应该不会寂寞了吧？



◎ 優秀獎

耕耘一季的理想

★ 廖宏庄

随着日历一页页被撕下，心情亦日夜更新。乡愁的甘甜苦涩却来相伴随，或许要等到一朝老去，黑发成白方惊觉时光不再，家乡的名字已在记忆里淡灭了。

从离开家乡那简陋的小学，进入銓中就读算起来都已有整整六年了。

在这六年间，我感觉自个儿就宛如一头老牛般，驮负那不太理想的犁，只能在广阔无垠的阡陌中默默地耕耘。所耕种的却是一些数米（数学）、生菜（生物）、物薯（物理）等等高级农作物。这情形正如我在家乡种植农作物一样，所不同的是种植学问在未收获时，是不知收成究竟有多少。可是我所冀望的也不过是一季理想的收成而已，又那里还能管它是不是丰收？

耕耘理想的过程是艰辛的，从不断的失败挫折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力，也从不停地磨练中充实了自己的生命。於是在牺牲多少美好年轻岁月尽付之下，才获得短暂喘气的机会，接下来的道路却还是个未知数。

在这一摊双手又昂首叹息间，回首前尘来时路，虽然並非步步坎坷、崎岖泥泞，却无寄望的烟霞美景，几番风雨情愁皆成斑斑回忆。

曾经细细思量过一番，总感觉与家的距离已愈来愈远了，似乎已体会不出几许乡愁，即使有心去想它，却想得很无力，很无奈。也许在离别了家乡的六年后，我已失去爱它的能力。

偶尔，我会在缥缈虚无的梦里，又真实不过地走向昔日通往家乡的红

泥小路。故乡那唯一的红褐色小路，匍匐蜿蜒曲折像一条微血管。去年回家时，竟发觉小路早已扩大并铺上了柏油，两旁的油棕树挺立迎向无垠蓝天，宛如硬化的微血管。当巴士驶进的一刹那，我有走错方向的错觉。

同样是生活，费解的是存在着极大的相异处。踏进繁忙的釜中，逐渐发现生活像一座错综复杂的大迷宫，必须在面临各个转折点时做出明确的选择，才能顺利走出去。

童年，有如一本普通的数学书，没有方程式的狰狞，简单易懂，读来乐趣盎然，如今的日子好似高级数学，常常要解一题比一题困难的方程式，各个方程式，各个方程式里总隐藏着一种我不太了解的奥秘。

校里有许多要遵守的规则，生活中也有同样多要死背的公式，这些无时无刻不纠缠得我的脑子满满的，连透口气的空隙也没有。

当我走在异乡的路上，闪闪躲躲於飞驰狂奔的汽车间，穿梭於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心里泛起一阵阵迷茫的涟漪不晓得故乡的人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也许被山田养育过的馨香及芬芳给淹没了。此刻才知道，曾经被山田养育过的孩子，並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摆脱它的羁绊。

每回深夜，面对着摊开而微微泛黄的课本，我的思绪也散开着，思念轻轻侵入，回忆涉水走过，乡情更是舞步款款的迂回而进。此时，脑海又再升起父亲的教诲。

犹记得小时候，每每在放学后，随着父亲下田干活，六、七月溽暑天，日头总逼得人昏沉。父亲常说求学问和耕田的道理是完全相同的，首先整理出一块肥沃的田地，就如要拥有好的课本一样。

当犁头插入待耕的土地时，似有接触生命的狂喜，刚翻开的泥土味疾速散发开来，对农人来说，这真是世上唯一最提神醒脑的香味，吸在鼻里，渗入血中，令精神大振。对读书人来说，翻开书籍时的书香何尝不也是一剂提神良药呢！

父亲不是个固执的人，但对他所犁的田亩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心切。他常规诫我，除非不去做，不然一定要做得最好。

他用犁头将田亩全铲成了沟渠状，犁起的泥土堆成凸出的土脊，条条相依，笔直整齐。这样，一块田准备妥当，便可以下种籽了。我走在沟中，一手把畚箕夹在腰际，一手抓起种籽，一把一把向土中撒去，均匀地撒去，让每一粒种籽落在土上，长成无数的希望。农作物

栽下后，天天去守望，仿佛呵护自己骨肉般，随着它们的生长过程忧愁与喜悦，这种情形就像学生在临考前，把各科都精读了一遍，然后随着分数的高低而欢喜担忧。父亲在家乡所面对的是土地梦魇，而我在学校里面对的是考试梦魇。

曾经不止一次地发誓，长大后宁愿在街头饿死也不再做农夫，父亲听了并不曾生气，反而更鼓励我要努力用功，语重心长对我说读书就和耕田一样，只要肯辛勤地耕作，不怕没有良好的收成，那时我并不能完全揣度他的心思。等到日后长大了，才黯然知悉他对这片土地早已藏着深深的绝望。

依然忘不了离家到城里时的情景。临走前，我还唠唠叨叨地对他说，乡下小伙子到了城里，真不知该怎么面对生活？父亲听后大怒地说——稻子吸收了田水才能结穗，让你读了这么多书，你还说不知如何面对生活！他的吼叫吓了我一跳，连忙提了行李，急急地离去。

坐在车后，脚底下的车轮不停地起伏策动着，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闷热的东北风迎面拂来，偶一回头，只见满天披着一层灰云，均匀的、静静的、薄薄的，像一匹久蒙尘埃的丝绢给我无限宁谧的亲切

感。

这时我甦醒过来，发觉上面这一幕场景原来在梦中，“让你读了这么多书，你还说不知如何面对生活”，父亲的话宛如一句钟声，曳曳荡开在耳畔久久不去。



SURAT KEPADA IBUNDA

PENULIS: NIAN HONG
PENTERJEMAH: CAMAR PUTIH

1.

Dia kembali daripada disko, bermandi, wajahnya penuh semangat. Terkenang keadaan baru tadi: Sentimen para peserta bersemarak kembang, irama muzik rancak dan tarian hampir gila itu menyebabkannya tidak terlena. Dia bangun dan duduk, terangkan lampu meja, menulis di atas kertas berjilid yang sedia ada ini:

"Ibunda yang teramat disayangi,

Anakanda berada dibandaraya yang makmur serta mewah ini, merasa keseorangan sahaja, apabila malam hari tiba, anakanda merindui ibunda!

Bekerja di dalam kilang, seolah-olah sebuah mesin, oleh kerana hendak mencari wang yang banyak, malam ini anakanda bekerja lembur, sampai pukul 12 tengah malam barulah tiba di rumah.

Ibunda, janganlah khuatiri kesihatan anakanda, anakanda telah berusia 18 tahun, tahulah menjaga sendiri.

Salam sejahtera!

Anakanda _____ hb _____

寫給母親的信

1

她从狄斯哥回来，冲了个凉，精神十分振奋。刚才的热情奔放，狂歌欢舞，使她无法入眠。她坐起身亮了台灯，在摆好的信笺上，这么地写：

“我最亲爱的妈，

女儿在这繁华的大都市，孤独的一个，每到黑夜的来临，便会想念起您！

在工厂里工作，简直就是一部机械。为了多赚点钱，我今晚又做超时工作，到子夜十二点才回到家。

妈，您不必担心女儿的健康。都已经十八岁了，当然会照顾自己的。

祝您

安康

★年红作

★白鸥译

女儿X月X日

2.

Dia balik daripada kelab malam, membersihkan gincu dan bedak pada wajah, tukar sepasang pijama, fikirannya tidak dapat ditenangkan. Senyuman dan dendangan di sisi telinga dari jejak kakak serta kemewahan itu terus timbul berhanyut-hanyut di lautan otaknya..... Dia tidak dapat masuk tidur, duduk dari bangun, terangkan lampu meja, tulis di atas kertas berjilid yang sedia ada:

"Ibunda yang teramat disayangi,

Di dalam masa sebulan yang panjang ini, anakanda telah dapat menyesuaikan diri pada keadaan sekeliling. Semasa di sekolah rendah, pernah anakanda belajar berbagai pertukangan wanita termasuk mengait, sekarang bolehlah digunakan. Dengan ini bukan sahaja suatu cara yang baik untuk menghabiskan masa yang sunyi, malahan dapat menambah pendapatan.

Ibunda, diharap legakan hati, anakanda telah memahami asas-asas hidup seorang manusia, mesti menjaga baik-baik diri sendiri.

Salam sejahtera!

Anakanda _____ hb _____

2

她从夜总会回来，洗去脸上的脂粉，换上了睡衣，心情却无法平静下来。在脑海中，她的白马王子的笑容，还有那支在她耳边轻唱的歌儿，始终都在浮沉着、荡漾着...她无法入眠，坐起身，亮了台灯，又在摆好的信笺上写了：

“我最亲爱的妈，

在这一个多月的漫长时光中，

女儿已经学会了适应环境。小学时，在学校学女红，学针织。现在终于用上了。这不但是打发寂寞时间的好办法，还可以多得点酬劳。

妈，请您放心，女儿已经了解做人的道理，一定会好好地照顾自己！

祝您

安康

女儿X月X日

3.

Dia pulang daripada sebuah hotel yang bertaraf 5 bintang, kelihatannya letih-lesu berbaring di atas katil, aliran air mata meleleh dari kedua-dua belah matanya. Fikirannya berkusut-kusut; dia tidak dapat memastikan sama ada rasa gembira atau sedih tentang peristiwa yang berlaku tadi. Terang-terang dia tahu pihak sebelah itu adalah seorang kaki main perempuan yang terkenal, tetapi masih berangan-angan padanya. Fikiran yang bertentangan itu menyebabkannya tidak dapat masuk tidur, dia berduduk dan terangkan lampu meja, sepatutnya demi sepatutnya menulis secara perlahan-lahan:

"Ibunda yang teramat disayangi,

Hari ini, ialah hari anakanda yang tergembara. Pihak kilang telah memberikan bonus gaji sebulan setelah anakanda bekerja tiga bulan secara bertungkus-lumus. Hidangan mewah yang diidam-idamkan sejak lama-lama dahulu telahpun diperolehi! Tetapi, teringat kembali apa yang telah anakanda sembahkan itu, tidak dapat menahan kepiluan hati!

Salam sejahtera!

Anakanda _____ hb _____

3

她从一间五星级的旅店回来，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两行泪从眼眶滚了下来。她的心情烦乱得很；对刚刚发生的事儿，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她明知道对方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但是还是存着幻想。矛盾的心情，使她无法入眠。她亮了台灯，坐起身来，在摆好的信笺上，一字一字慢慢地写：

“我最亲爱的妈，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三个月的辛勤工作，厂方给了我一个月的花红。好久好久很想享受的一个大餐，终于实现了！可是，当我想起付出的代价，我又不禁感到心酸！

妈，我好想您呀！

祝您

安康

女儿X月X日

4.

Dia balik daripada sebuah klinik swasta. Dia merasa pening dan tidak bermaya. Dia berbaring di atas katil, seakan-akan keseluruhan badannya telah berkecai-kecai. Dia kehilangan jejak kakak serta kemewahan itu, dia kehilangan segala yang amat diidamkan itu; terpaksa dia memisahkan diri dari buah hati impian itu dan bersayat hati dia memusnahkan isi tulang kandungannya! Dia tidak menangis, kerana air matanya telah kekeringan.....

Bersukar-sukar baru dia dapat bangun dan duduk, di atas kertas berjilid yang sedia ada itu, dengan susah-payah dia menulis:

"Ibunda yang teramat disayangi,

Kerana terlampau bekerja, anakanda telah jatuh sakit. Sesudah mengalami sakit kali ini, anakanda memahami bagaimana menyayangi badan sendiri. Pada masa akan datang, anakanda tahu menggunakan cara untuk memerangi penyakit seperti puaka yang bernais itu!

Selepas tunjuk ajar kali ini, anakanda tidak lagi bekerja lembur dan tidak berkhayal-khayal seperti orang lain mendapatkan bonus.

Anakanda akan mengait sehelai baju sejuk, sembah kepada ibunda semasa pulang ke kampung, Aduhai, Ibunda, sungguh-sungguh anakanda berasa rindu pada ibu!

Salam sejahtera!

Anakanda _____ hb _____

4.

她从一间私人诊所回来。她觉得头晕目眩，全身无力。她往床上一躺，整个人似乎已经松散了。她失去了白马王子，她失去了她最渴望得到的；她无奈地离开梦中的情人，也忍痛把自己的骨肉给毁了！她没有哭，因为她的泪已经流干了。.....

她挣扎着坐起身来，在摆好的信笺上，吃力地写着：

“我最亲爱的妈，

由于过度操劳，我终于病倒了。经过了这一场病，我已懂得怎样珍惜自己的身体。日后，我会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抗拒那可怕的病魔！

经过了这次的教训，我不再做超时工作了，也不会羡慕别人领花红。

我将织一件羊毛衣，带回乡下给您。啊！妈，我实在想您呀！

祝您

安康

女儿X月X日

• 稿約

文学联系我们的心，因为文学本来就是我们的理想。因此，我们诚恳地盼望您将得意的文学作品投寄《清流》，使人生更加亮丽。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还是戏剧；

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付原文）；

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

只要是未经发表的、具诚意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我们虽然对来稿有删改与取舍权，但是绝对尊重作者的意愿。如果来稿不愿接受修改，敬请于稿末加以注明。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请您把稿件寄至：《清流》编辑部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 訂閱單

编号	本会用	刊 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期	中	
			英	
		第 期至第 期	中	
			英	

附启：每期二零吉（包邮费）。马、新以外地区，每期二元美金（包平邮）。
请以邮券（Wang Pos）订购，并志明付予：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逕寄：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雙月刊。第十一期。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

編輯顧問：小曼。方北方。韋量。田舟。年紅
何乃健。陳政欣。姚拓。駝鈴。溫任平
傅承得。黃戈二。雲里風。吳岸。甄供

主編：陳有明
編委：一介。良木。鄭可達。崔冰
校對：紫夢羚
督印：駝鈴

出版准証：PP 194/1/92
創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售價：每本馬幣2元
編輯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發行：霹靂文藝研究會

PERSATUAN KESUSASTERA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56, Jalan Building Society, Moonlight Park,
31400 Ipoh.

承印者：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914527



經濟，快速，精美，
是顧客對我們的信心。



童詩

淘氣的



* 鄧長權

忽尔飞向东
忽尔飞向西
一会儿索性高高升上云端
蓦地又猛向平地泻下
它真狡猾
在一片宽阔的天际四处乱闯还不满意
又去欺负比它小的蝴蝶姑娘风筝啦
害得她花容失色落荒而逃
它还得意洋洋
扭着屁股在摇摆呢
妹妹对妈妈说
弟弟的风筝真是太淘气
妈妈瞪着扮鬼脸的弟弟
笑着道
真正淘气的
该是谁啊？

